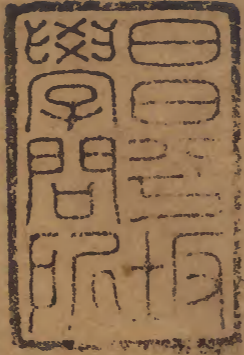


圖書編 四十四之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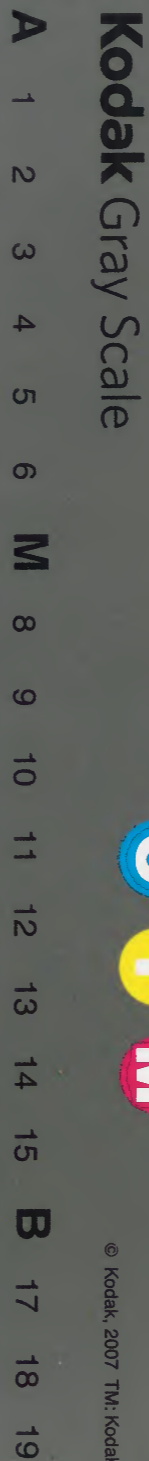


内閣文庫			
一五四函	三四三	六四七	漢書類
七架	冊	號	

内閣文庫			
三六六函	三〇三	六四七	漢書類
二三架	冊	號	

(四十二冊)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3037
冊數	64 ( 25 )
函號	366 85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編卷之四十四

淺草文庫

南昌後學章潢本清甫編

遼東總敘

遼東禹貢青冀三州之域舜分冀東北豎無閭之地一為幽州

即今廣寧以西之地青東北為營州即廣寧以東之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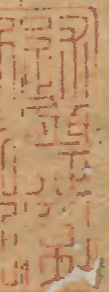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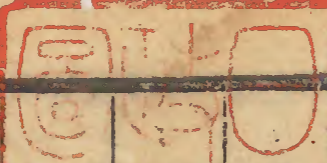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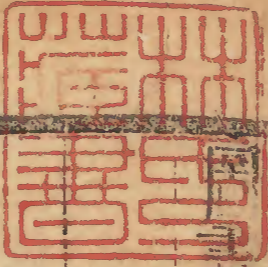
即遼陽東至鴨綠江西至山海關一千四百六三百瀕

夷一面阻海特山海關一線之路可以內通亦形勝之

區也歷代以來地皆郡縣元季時為平章劉益高家奴

分據洪武初奉表來歸四年置定遼衛八年改為遼東都司十年革所屬州我朝

盡改置衛而獨於遼陽開元設安樂自在之州以處內



附夷人其外附者東北則建州毛憐文直等衛西北則

朵顏福餘秦寧三衛分地世官

自湯站抵開元鄰建州毛憐海西野人兀者諸

夷而建州為最自開元之北近松花江之山寨夷亦海  
西種類又北抵黑龍江之江夷而江夷為最自寧前迤  
東抵開元鄰兀良哈  
三衛而朵顏為最  
互市通貢事雖羈縻勢成藩蔽是

以疆場無迤北之患顧東北諸夷屋居耕食不專射獵

警備差緩而西北則俗仍迤北竊發頗多若大舉入寇

則亦鮮矣故遼東夷情與諸鎮異要在隨勢安輯處置

得宜

北都朔漠而遼海三萬瀋陽鐵嶺四衛之統於開元者足遏其衝南枕滄漠而金復海旅順諸聯屬

海濱者足嚴守望東西倚鴨綠長城為固而廣寧遼陽各屯重兵以鎮壓之復以錦義寧遠前屯五衛西翼廣寧增遼陽山東先事申嚴防守不墮俾恩威並立足制諸堡以扼東建

其心斯計之上而倖斬論功則第二義也開元廣寧並

據襟吭金復海蓋頗稱沃野海上自劉江之捷倭寇絕

跡弘治中曾一見之未及岸而逝若今則晏然久矣三

岔河南北亘數百里遼陽舊城在焉木葉白雲之間即

遼之北京中京地也草木豐茂更饒魚鮮自 國家委

以與虜迺遂進據腹心限隔東西守望勞費道理迂遠

遼人每憤憤焉成化以來論者率欲截取而屢作屢輟

竟不可行無亦有識者為啟釁邊方之慮乎他如革馬

市之姦欺糾驗放之抑勒塞請開之貢路禁驛傳之騷

釋增臺軍之月給教百姓之儲蓄專制一方者不得不



沈丹邊圖

任其責矣



遼東銀屬衛二十五所十一關二營堡一百馬步軍  
 九萬九千八百七十五員名馬九百零九匹子粒  
 十六萬一千四百六十七石歲運銀一十八萬五千  
 二十四兩米一十二萬四千六十六石歲辦草二百  
 四十萬五千二百一十一束豆七萬五千二百二十  
 九石六斗  
 遼東處置

遼東三岔河一帶亘數百里北自遼陽舊城至南三岔  
 河關俱棄以與朵顏三衛住牧隔絕東西增費堡戍其  
 地且多草木魚鮮之利若自宋家堡直西過鎮遠關截

守不亦快乎

遼東東鴨綠江西山海關相距一千五百七十五里南  
旅順海口北開原相距一千七十里而都司城處其東  
北稍偏是為東一大鎮廣寧處都司城至山海關之中  
是為西一大鎮金川為南鎮而旅順當其衝開原為北  
鎮而三萬鐵嶺瀋陽中接於南蒙州廣寧中屯輔於右  
巡撫及兵備駐劄廣寧巡按分守駐劄遼陽遼東地皆  
沃壤舊為郡縣自置衛之後人多僑居生庶稍減今置  
自在安樂兩州以處徒徒要之未足以盡規議

遼東西

遼東青分營州  
遼西冀分幽州

渤海之外一都會也西南起山

海歷醫無閭長曰諸山經絡北東南走海上海薄蓋金

以西接盧龍可渡登萊泛吳淞

金州旅海運陸順口州  
梁房口房口路蓋海舟

入遼魚鹽穀馬馬給吏士或市之葆塞奚夷彼遂狹以邀

我我亦以官市縻之而奸闖出入亦不能盡禁寧遠東  
西兩屯頗安給錦義地瘠寡生理廣寧無屯營之利率  
仰給轉粟與遼陽隔河河兩濟防虜遼陽以北益聚兵  
兵食益窘開原三城中固三面受敵六堡雖復二虜輒  
巢清陽鎮夷間聚而謀我我失魚鱉之利又掠我男女  
易畜產二江外松花  
黑龍否即繫之耕織日夜無休時西馬  
市廢浦河市懿路殘破不可言撫順通百夷貢市內外

皆山多伏虜我難於斥望潘陽雖有關士榆虜馳牧外  
險內夷不能援鳳凰壁戰東夷陸鴉鵲鎖鑰西境並海  
四州恃得勝之捷無海寇然遼水南駐海溢不能洩患  
苦沮洳矣

始河東十四衛皆自登州海運給之有海運十餘隻直  
抵遼陽鎮嶺以達開元城西老米灣然世久法行至今  
遼陽之匱安得至此極也

明聖造邦良有深意乎  
遼東保障

湯文襄一清論遼東保障曰北隣朔漠而遼東三首藩

陽鐵嶺四衛之統于開原者足遏其衝南枕滄溟而金  
復海蓋旅順諸軍聯屬海濱者足嚴守望東西倚鴨綠  
長城爲固而廣寧遼陽各屯重兵以鎮壓之復以錦義  
寧遠前屯五衛西翼東寧增遼陽山東諸堡以扼東建  
第遼之保障困于地之迂遠今三岔河南北數百里遼  
陽舊城在焉木葉白雲之間即遼之北京中京地也自  
委以與虜進據腹心東西限隔道路迂遠若復其舊則  
城堡士馬芻糧可省十之三四

遼東海道

遼東古青州之域自周以下遼東屬燕青州屬齊疆域

雖分海道無異至於漢代朝鮮遣楊僕從齊泛渤海荀  
彘出遼東東隋唐東征亦分師航海豈非循習其舊哉  
國初置遼東即發兵數萬戍遼命鎮海侯吳禎總舟師  
萬人由登萊轉運歲以爲常至永樂四年平江伯陳瑄  
猶督至遼其後設有屯田糧運始廢止令山東歲運布  
花以給軍士皆由登州發運至金州旅順止卸當時倭  
寇偶犯而總兵劉江遂有望海埭之捷其患亦絕歲運  
至弘治十八年船壞暫止山東乃征以輕賚灌輸歲豐  
充用不暇講求嘉靖七年巡按王重賢先爲即墨知  
言有司苦于布花折色乃請通海道復舊制金州副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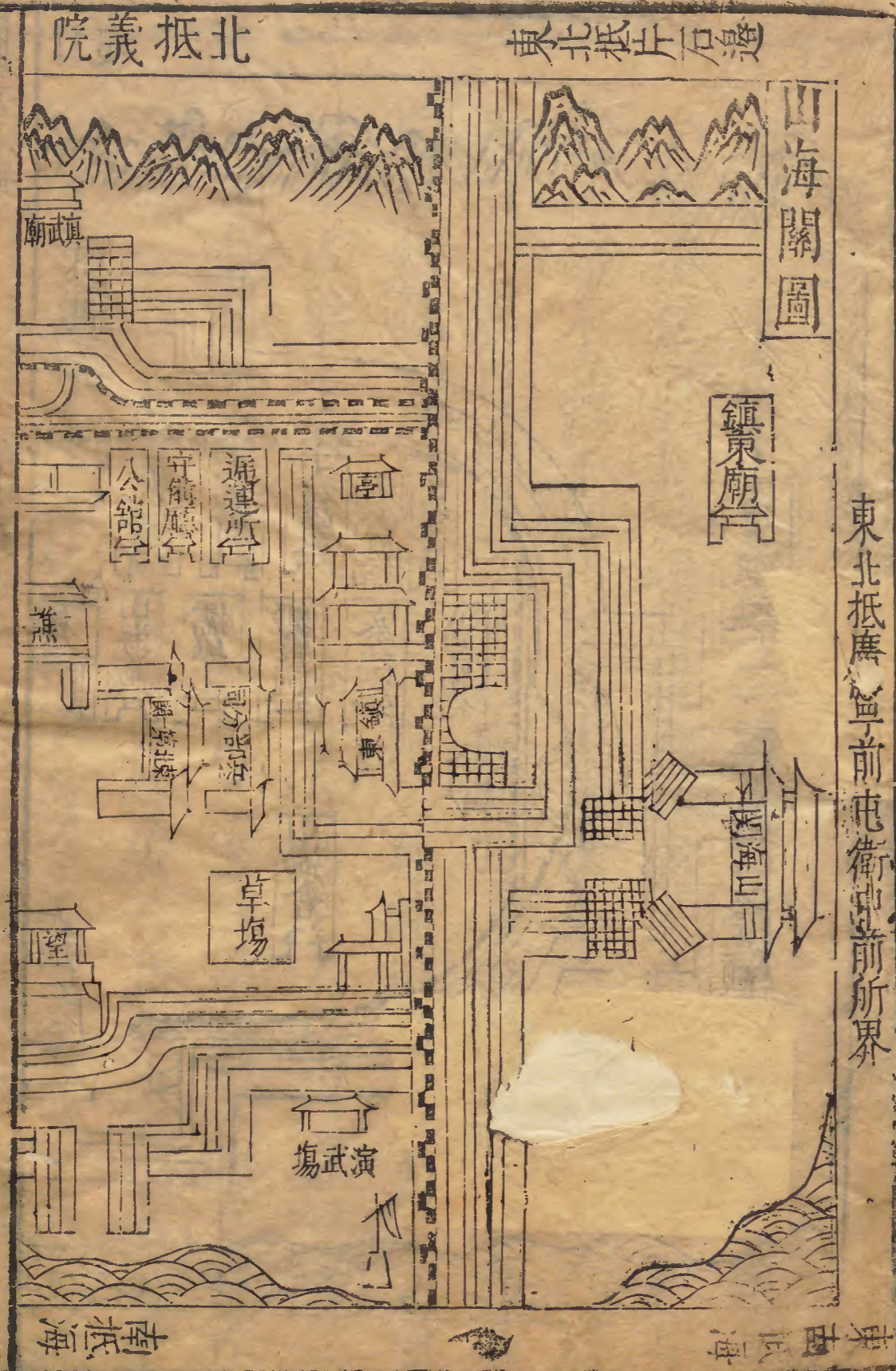
亦自有利害矣三十七年遼東荒歉乃欲求通先是邊  
備劉九容查議曰海運之廢已非一年若以打造船隻  
裝運布花爲名則價值苦征求之難造作糜人工之費  
萬無可通之時爲今之計暫疏海禁隨民間有力者各  
置船隻從先年故道自相貿易登金兩岸設法稽查其  
歲運布花仍從原議征收折色照舊從關起解巡按周  
斯盛奏曰一國家建置之初以之隸山東者止以海道  
耳自旅順口以望登萊可即泛舟而往一日可至以山  
東之人適山東之地通舟楫自有之道因天地自然之



利更何所顧忌也哉巡撫侯汝諒奏請一開天津海道  
一通山東糴買與總督王忬科道先後所言同山東當  
事者雖多設事變而戶部猶執前議舟通數月逮前巡  
按路可由設言島人一聞調船必棄業哨聚急請停止  
部遂據以却諸議而不虞其爲越吟也夫遼東旣以山  
海爲關亦宜以海防爲津先年通運之時寧無稽查之  
法且倭國與閩浙相對去遼本遠先固未嘗以望海一  
咽而遂推轂於後也十七年巡撫孫檉差都指揮閔忠  
齎咨赴催然爲馮驩責債得致無幾近積欠至七十餘  
萬卽是則海禁之意不在所言之害而恐通後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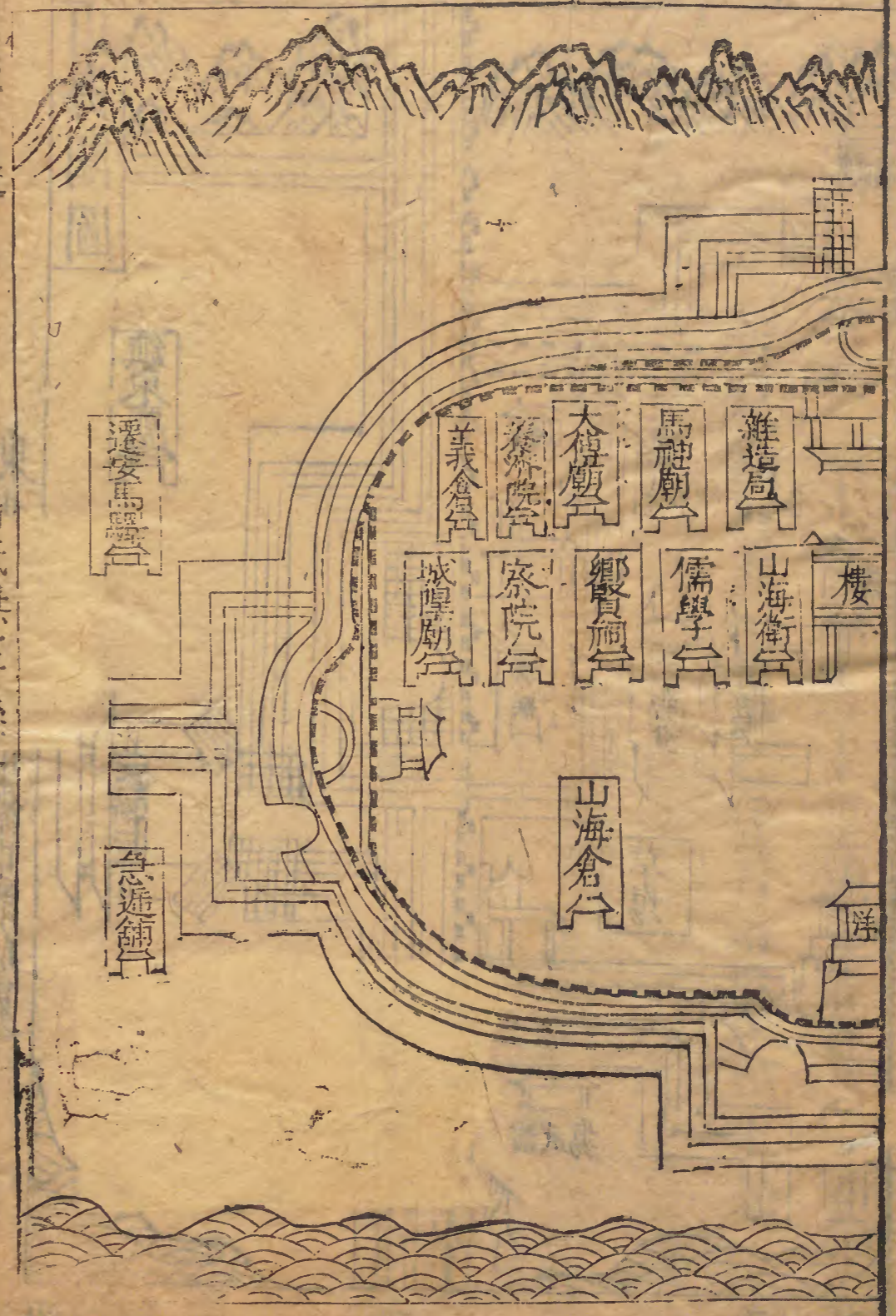
券以責備耳矣其運船本南京龍江關成造正德初以  
湖廣災傷暫議停止今並編列金州旅順口達登州水  
關岸水程海島於左方便後得料遠近考廢興備成法  
焉右金州旅順關口南達登州新河水關岸徑五百五  
十里水程適中海島名曰羊塢有碣上鑄南岸達北岸  
共五百五十里兩日內風力順可到先一日辰時自登  
州新河發航至晚抵旅順泊岸次日辰時自旅順發航  
至晚北抵三汊河泊岸蓋自旅順口起抵海中羊塢黃  
城二島約三百里自黃城南抵欽島龜磯島約三十里  
欽壘島抵井島約七十里井島抵沙門等島一百三十

里沙門島抵新河水關僅二十里總括其數亦五百五  
 十里各島相接如驛遞而島之住戶俱屬納水利  
 于金州



東北抵廣...前屯衛山前所界

邊口



邊口

西抵撫寧縣界

遼鎮保守要務

余歷北平幾十年薊遼二鎮邊事備稔之矣守薊鎮易  
 守遼鎮難何者薊鎮將庸而兵弱所恃者山險火藥耳  
 邊牆雖未高堅尚可修也火藥雖未全備尚可補也以  
 歲計之朞月而可三年有成矣若夫遼鎮軍雖猛而寡  
 馬雖壯而少自山海抵寧前三百餘里邊牆未築藩垣  
 無恃火藥未備克敵無策雖有猛士不足以當如雲之  
 衆雖有利矢不足以敵如雨之鏃一遇有警聽其擄掠  
 百里一空不得不歸耳吁嗟惜哉不及汲汲爲之備虜患  
 何日而止乎其要莫如先築邊牆備火藥目今遼東欲

覓人修築無銀欲令軍士助工無人將柰之何哉爲燃  
眉之計先將邊界一路每年令軍士居民鑿深溝一道  
闊三丈餘卽以其土敷我溝裏築爲堤岸如長嶺然待  
伏兩實堅上築高牆一丈基濶五尺平身去處畱以牆  
孔以便快鎗砲打每二里或三里嶺上仍建燉臺一處  
周以堞口蓋以敵樓草創之時土牆草屋以蔽風雨可  
也其牆則一里一舖置以火藥快鎗每敵臺一座多備  
火藥火砲并砲架數十來攻則以快鎗擊之填壕則以  
火砲拒之彼不能近吾壕安能填吾溝耶既不能填吾  
溝安能踰吾牆耶此目前之急務也備此着三年可完

若夫築土牆創土城須得一半官銀一半處 六年而  
後可至於修磚牆建城池九年而後成遼鎮之事大率  
九年完固矣誠如此雖有十萬之虜莫敢犯也可保百  
年無事矣至若寧前一帶數百里居民鮮少地土荒涼  
又柰之何哉蓋人之所以不居遼地者以虜人易掠而  
度日至苦也誠將被虜餘地盡數查出除遼人耕種外  
先儘充發之軍每軍一名多則給以百畝少則五七十  
畝許其耕種不許變賣一切錢糧永爲蠲免有關西情  
愿應役者投充一名亦照此例給種每一二里或十餘  
里令築小墩城垣一處以備虜患則貧窮之家無故而

得百畝之地既不費財又不徵賦彼將視爲樂土携其  
父母妻子而願歸之矣軍之逃者能幾何哉十年之間  
民聚日衆生齒日煩外無邊患內無重擾遼鎮之民可  
以息肩而享太平之樂矣遼鎮既全薊鎮可保京畿有  
太山之安矣不然唇亡齒寒之勢不可不寒心也

遼東區畫

嘗玩分野圖象知郡國之属于天也各有宿度界限之  
殊因知古聖帝之分州也各因其分野而聯屬之道寓  
焉何也遼東西在十二國屬燕在九州屬冀與青在分  
野今廣寧以西屬燕居廣寧以東屬尾度自虞舜分天

下爲十二州東遼爲營西遼爲幽然山東與遼中陸  
海形勢懸絕舜時營與青其相統屬否不可知也青州  
則在今山東青登萊三郡然遼之東亦分屬於青是其  
中雖隔乎大海而疆域界限既均之爲青州焉則其貢  
賦之轉輸官屬之朝聘其往來通道舍海安之乎可見  
古人聯東海之兩隅爲一州以海爲通衢無疑也自遼  
入我朝除北自遼陽舊城南抵三岔河關棄與朶顏  
三衛無論已然東西相距千五百餘里南北相距千七  
百餘里雖三面邊虜一面距海據其形勝而安輯之有  
道亦足爲東北之保障也國初河東十四衛皆自登

州海運給之海舟直抵遼陽鎮嶺以達開元城西老米  
灣故遼兵頗忠勇亦以饋餉充實故也自海運革而遼  
之兵食多匱乏矣雖東北土達多屋居火食較之正北  
達虜勢稍易制然殷鑑不遠遼也金也元也皆起跡東  
北實有不可忽者且我朝建都燕地不徒宣大與虜  
爲鄰患在肘腋而朶顏三衛反在遼之內地所恃薊鎮  
耳山海關一線之路萬一中阻則咽喉既塞彼遼陽一  
鎮不特不足爲京師之障而束手無拯援之策矣嘗閱  
輿地圖金蓋一帶西接盧龍本可以渡登萊泛吳淞昔  
日之運道乃今日之急務也較利害者又以風波之險

海寇之防爲可虞獨不思哲士長慮却顧爲國家計安  
久遠雖有小害當勿恤矣縱使海運未可遽復而沿海  
擇要害之區許通市舶使商旅貨販由海往來則魚鹽  
穀粟一通而一鎮軍民財用自足設有緩急亦可恃以  
無恐得非富強之一策乎聞

成祖皇帝欲建總鎮于開元而經營未及就緒正今日所  
當講求焉雖勢所最難未免以餽餉爲憂然欲建訐謨  
遠猷則不惜小費近利况通海舶復海運使遼鎮食足  
兵強吾知三衛雖強腹背受制必不敢自生異心而京  
師永奠磐石之固殆有不戰屈人兵者在也非徒熟海

道可以援遼陽習海運可以餉各鎮實京師矣是故遐  
想往古山東遼東合爲一州先王計慮何深遠也故國  
初由登萊以餽遼陽我

聖祖之睿筭不有以紹往聖聯屬之道乎忠臣謀國者其  
審圖之

### 山海關說

一山海禹貢冀州之域書曰夾石碣石此其方也  
國朝洪武創建城池關隘命名曰山海關永樂中建都  
燕京列爲畿輔相厥山川自居庸而東其勢漸南海  
自且沽而東其勢漸北至我臨渝山麓海濱不盈一視

扼而塞之其爲力甚易其功甚鉅也朶顏散處舊大寧  
地那山海諸邊之北也自居庸抵山海依山阻險設關  
塞墩煌營壘數十百所遏厥出沒可謂盡羈縻之術極  
備禦之策矣近者烏舉豕奔邊氓日遭荼棘石塘之役  
至屢王師者何哉法弊之繇也今觀沿邊險隘可以列  
騎聯伍而下者亾幾餘皆捫藤穿竇潛形詭跡焉耳司  
關計者苟嚴翼共服飭厥烽燧入必知知必并力據險  
遏之營遇警必報報至即率所部爲聲援躋角之勢虜  
雖黠悍亦何能爲乃今不然官惟贖貨是務軍士買閑  
落鄉供役使者過半墩煌曠瞭卒行伍乏壯捷虜偵而

乘之亾所誰何及被掠官懼加罪譴輒贖之牛酒鹽布  
賄失者家以鉗其口故虜縛所掠男婦勒諸城下以爲  
恒或度不可秘遂誘而掩捕之以捷聞冀獲免也間所  
掠非所捕所捕非所掠而邊鄙日結矣夫啖之利者以  
啟其無厭之心挑之怨者以速其必逞之勢是何異自  
決其堤文從搏擊之水不溢且洪乎爲今日計在于懲  
誅求放免之弊實行伍以自固禁私交掩捕以塞末流  
則庶乎其可也

遼西區畫

古遼西郡郡舊設大寧都司內轄錦川全寧及大寧  
衆官全源惠和武平龍山等縣是也契丹號爲中興  
是故大同在西燕在南遼陽在東大寧則在其中其  
南四十里爲松林松林水出是爲廣河大山深谷幅員  
千里馬迂崇隆迤逦亘京師之西山內有長泊周圍二  
百里大鹽泊周圍三百里小鹽泊周圍百里山高而長  
水濶而聚且其地東傍福餘若招漳潮吳浙水商遠通  
日本新羅則自新羅可以通沮沮由日本可以通穢貊  
穢貊古爲渤海東京龍源府沮沮古爲渤海南京南海  
府既通二府則漳潮水商或經唐恩浦口或經穢貊沃  
沮直抵扶餘而西入大寧矣契丹曾置通吳軍其道由



此我

太祖驅逐胡元于古會州之地設大寧都司及所屬營州等衛以爲外藩籬復命魏國公修山海關喜峯口古北口黃花鎮潮河川一帶以爲內藩籬未樂中搬回大寧以其地委朶顏三衛而以内藩籬爲界大寧既棄則開元興和不容不失宣德中移守獨石龍門勢固然也土木之變獨石八城俱陷所恃者一長安嶺橫亘虜衝耳今計其歸復之界大軍出喜峯直擣錦川全寧而夾以開平中屯興州右屯及松亭永寧之師遼海出偏師以綴福餘繼以義州廣寧之衆步騎出於牛山房師進於小陵此其成計不可易者然非十年生聚十年教訓未易言矣

薊州總敘

薊州師左輔也

拱衛 京師密邇 陵寢北之地邊尤重三屯營居中爲本邊重鎮東至山海關三百五十里西至黃花鎮四百五十里我

太祖既逐元君廼即古會州之地設大寧都司營州等衛而封寧王與遼東宣府東西並列以爲外邊又命魏國公徐達起古北口至山海關增修關隘以爲內邊 神謀逃哉遠矣

太宗文皇帝靖難後兀良哈部落內附廼改封寧王於江

西徙大寧都司於保定散置營州等衛於順天之境而以太寧全地與之授官置衛

今止守內邊邊人謂外邊山勢連亘千里山外撤江環遼誠自然之險也北虜不敢內侵山令其每年朝貢

二次每次衛各百人往來互市未為藩籬即朵顏太寧福餘三衛是也遼東宣府自此隔涉聲援絕矣正統以

前夷心畏服地方寧謐但令都指揮或都督於喜峯口

密雲等處鎮守驗放別無多官土木之變頗聞三衛為

也先嚮道乃命都御史鄒來學經畧之此後因而添設

太監叅將等官而夷情亦變詐不同然尚未敢顯言為

寇也弘治中守臣楊友張瓊因燒荒掩殺無辜邊釁遂

起正德以來部落既蕃朵顏獨盛陽順陰逆累肆侵噬

花當則脅求添貢把兒孫深入虜掠動稱結親迤北恐

嚇中國叅將陳乾魏祥俱以重兵前後陷沒他可知矣

故三衛夷情難與往日例論禍機所伏不待知者而知

黃花擁護

陵寢京師後門今本兵逃亾止餘二百河間等衛之戍

空名無實此其單弱極矣議者為更當增戍而關外閒

田可募為兵此亦一策也古北口潮河川俱稱要害而

潮河川殘元避暑故道尤為虜衝作橋則浮沙難立為

塹則漲水易淤都御史洪鍾雖設有關城勢孤難守今

雖塞川大建石墩四十令其錯綜宛轉不礙水路庶幾  
 可以久乎喜峯口三衛入貢之路撫賞諸費久累軍丁  
 近取諸馬場子粒似矣建昌營自裁革內臣之後以其  
 兵多於燕河營乃復添設遊擊甚為差謬夫遊擊之名  
 謂居中乘便四面馳擊也今徧在東隅其謂之何矧東  
 去燕河營參將止五十里西至太平寨參將止六十里  
 不為贅員且掣肘乎愚嘗謂薊鎮在今當重其事權總  
 兵須與掛印同巡撫駐薊其遊擊駐三屯營若燕河馬  
 蘭密雲三參將則仍舊而以太平寨併入建昌為一參  
 將則庶乎體統正而緩急有濟矣且設關於外所以防

守立營于內所以應援

國初東至山海關西至黃花鎮為關寨者二百一十二為營堡

者四十四為衛二十二為守禦所三設分守參將五于燕河營太平寨馬林谷密雲縣黃花鎮以管攝營堡謂之關設守備都指揮五千永平山海遵化薊州山河以管攝衛所謂之營設總兵官一員千三屯營以總鎮焉后惟關獨當其害營但肆為觀望而心嘉靖十八年巡撫都御史戴金題准復而舊制更相防守今關

營提調既分為二則關獨當其害營但肆為觀望耳假  
 令營之提調即司所直之關責有攸歸復將誰諉又本  
 鎮額兵原少隘口甚多除分戍之外消耗之餘所在單  
 弱言之寒心是故存留京操之士益募土著之兵設險  
 修關嚴烽遠謀選將練兵足食明法曲突徙薪之計不  
 可一日不講也

薊鎮建置

欽差總督薊遼都御史一州駐薊

欽差巡撫順天等處都御史一化駐遵

巡按山海關御史一今順天巡按兼兵部主事一駐山海關

兵備密雲副使一州駐薊

將軍總兵官一駐密雲叅將五 遊擊將軍一

揮二 守備八

薊州邊圖 每方四 十里







薊州鎮屬關一百一十三寨七十二營四十二堡六十  
 一城一十一馬步官軍七萬八千六百二十一員名糧  
 四十六萬八千餘石料豆六萬七千五百餘石子粒米  
 麥一萬三千七百七十八石六斗布絹折鈔銀二萬兩  
 綿布一十二萬一千六百餘匹綿花絨六萬六千三百  
 餘斤草四十萬三千餘束

山東河南北直隸司府起運夏稅秋糧麥豆三萬四千  
 五百八十八石二斗零布一十三萬三千九百匹綿花  
 八萬一千五百斤絹二千餘匹海運兌軍本折米共二  
 十四萬石軍民屯折色草共銀二十一萬六千九百六

十兩有零夏秋二稅本色折絹米一千一百四萬九千二百餘石草九萬七千六百八十四束

薊州處置

薊州諸山關無慮數百西接居庸北折而東南抵海上盡漁陽盧龍塞皆其管內廢泛登萊路走趙魏肩肘奚達襟帶原澤馮翊京師號稱雄鎮又地壤深厚樹畜魚鹽黍稷之利甲於圻內天壽山七陵在焉予嘗謁長陵登山北望邊關可順風而呼也巳巳之變祠官不能至昌平陵衛吏卒如僑寓增墾繕障於斯為急喜峯稍深峻山海肩鑰遼東西燕河太子寨馬關峪密雲四營聲

勢相接虜即入中兩營當有衝燕河密雲相犄角用遵化三屯建昌固其內防永平梁城間無虜患亦無海寇顧州轉布粟遮洋猶海運也與營諸衛初隸北平行都列守太寧太寧在諸關山外西北接宣府東北抵遼陽千里山蓋水深可廬而居既挈其地畀山戎我遂失外險山戎故葆塞北結媚大種闕我東鄙慎哉慎哉薊州遵化平谷之馬蘭谷將軍石大喜峯口熊兒谷三屯營羅文谷寬佃等谷俱北邊緊要關營豐潤之南即臨大海海運道其西接永平東北當密雲之路誠京輔要地喜峯口朶顏三衛出入之門尤緊要

古今鎮東自山海關起西迄居庸白洋若鞏華城東西延袤千有餘里往鎮三衛爲外藩兵衛寡薄近增益漸多又分爲十區區有守備若叅將將以總兵居中都護而永平密雲昌平隆懷諸處又增置兵備道監焉密矣顧屬夷渝虜戎索懈弛門庭肘腋可爲戒心則夫伐其謀以携其交修吾備而固吾圉折衝決勝其必有道乎  
薊鎮遷徙撫巡議

東虜每犯不曰山海則曰義院不曰界嶺則曰桃林此皆建昌以東地方也所以然者以密雲有總督軍門三屯營有總兵將官而永平一帶邊方無重臣以鎮壓之夫是以常犯而肆侵也合無將遵化巡撫衙門遷移永平府駐劄將永平道兵備移在山海衛屬守重臣所在重兵隨之防守密邇查閱亦嚴虜人將不戰而自服矣又寧有復肆跳梁如往昔者哉

薊鎮開渠以防虜

晉劉清以嘉平二年于高宗河開東廂渠灌田歲二千頃景元辛酉更置水門水流乘車廂渠自薊西北逕昌平盡漁陽潞縣凡所灌田萬餘頃又玉海山川考曰薊州漁陽有平虜渠傍海穿漕以避海難又于其北漲水爲溝以拒契丹皆魏神龍中滄州刺史姜師度所開也



夫車渠平虜之迹誠不知其何在然據今日現在之水開今日可耕之地以距今日跳梁之夷則在能者圖之而已

薊鎮各關口要津

京城北九十里昌平州東北九十里黃花鎮自鎮歷白馬陳家吊馬等峪關口四十八口而古北口又一十四關口至義眉寨中歷黃松峪將軍石凡五口而薊州東岸峪自關以東歷寬峪等關凡十口而遵化縣之馬蘭峪乃歷沙皮羅文松青龍井兒潘家口團亭寨關口三十一而喜峯口又七十口而遷安縣之青山口又十二口而冷口又三口而劉家口又四口而盧龍縣之桃林口又四口而昌黎縣之界嶺箭桿等六口而撫寧縣之義院口又石門等五口而董家口歷大毛山小青山等十口而山海關

北畿東北古北口喜峯口潮河川相密適直北黃花鎮白羊口去天壽陵尤咫尺惟薊州重屯山後小醜漫突而宣府鎮且繞出其外可為應援

薊鎮關繫

京師天下根本論天下形勝當推本京師我

朝都燕居外馭內自中國視之其形勝可謂壯矣然惟

其居外而馭內也

京師實密邇北虜北抵居庸東北抵古北口西南抵紫  
荆關近者百里遠者不過二三百里雖宣大薊遼保定  
俱爲近輔宣大最急尚爲外蔽而薊鎮獨處京師之背  
其關係不尤重乎惟薊鎮宿重兵積糗糧聲勢與

京都相掎角縱虜或深入必不敢肆攻城掠野之志也  
且薊與朵顏三衛屬夷接壤扼喜峯之貢道防古北青  
山之闌入稽賞賚犒勞之名數又東連山海與遼左相  
援苟防禦稍疎其患有不可勝言者矣昔憂兵衛寡弱

嘉靖中以虜警而假邊卒於延寧嗣又募浙兵爲悍衛示

董以督府而事權稍專訓練漸熟在今日宜無慮也但  
募兵弭亂猶因病而暫藥之也病且已而藥之不已必  
生他疾則南兵之喻也蓋漸消之以其餽餼六郡良家  
子乎客兵入衛猶不給而暫爲稱貸假人而忘之人誰  
與我則延寧入衛之喻也頃寧夏旣罷戍矣盍令延綏  
之衆一體盡撤乎又其甚者今並邊卒以修築爲事墼  
墘甃甃代山轉途日夜不得休婦子營田老稚合作糧  
資不時給大半入爲助役而供將領之溪壑死則已矣  
如棄鳥獸附于藪澤也頃者寧夏之變搏主帥如仇讎  
彼憤積鬱烈而一旦發之若焚有由然矣不旦夕跋寇

來為吾重乎而况能為國家捍禦敵乎且

朝廷軫念邊氓若在痾瘵飛輓相望惟恐後時而窮餓

困踣至于此極賓僚遊士曳錦履珠一言贏金頂踵相

接而荷戈負戟之士乃至不能朝夕可泄泄秦越人視

耶

說者曰客兵撤矣募兵消矣萬一虜渝盟而飲馬長城

之下薊鎮所恃之重安在也不知燕趙之地士馬強悍

漁陽戰卒自古稱雄且兵皆土著不特與虜相習而

戀家室鬪志自倍從古未聞假南兵捍北虜者南兵之

北營舟之陸也今反令南兵倍食于北而北兵袴腹以

養不相比助之夫南驕北憤敗道也司國計者寧不思

亟圖之哉

薊遼移兵要地

石晉所賂契丹十六州地幽薊易漠涿檀順七州在山

前新偽儒武雲應寰朔蔚九州在山後合山前後併契

丹所自取營平二州通計之蓋十有八也自是以來

非但失其土地人氏乃併其關隘而失之晉人自損其

險阻與人既無以自守其國宋人承其後而不能復中

國之舊遂以白溝河為界故二國所受夷狄之禍畧同

夫自晉天福元年以賂契丹此地為虜所得者首尾四

百五十餘年我

太祖始逐出元人而復爲中國蓋拔之泥塗之中也

太宗又于此建都則躋之天日之上矣夫以百二山河而有天然之地險重城萬雉屯百萬貔貅於此以鎮壓之是誠萬萬不拔之基也今山前山後皆吾中國之地大行西來連岡疊障環而繞之東極乎醫巫閭之境以爲內之藩籬山後諸州自永寧四海冶以西歷雲代重關疊城爲外藩籬苟委任得人守禦有法可保無外患也惟昌平以東遵化永平一帶往者有大寧都司與營義會等衛以爲外障後移入內地故京師東北藩籬單

薄異時有患未必不出于此夫天下之患往往出於意

外然能謀畫於未事之先而預有以防備之則所患者消泯于無迹也請下大臣議居庸以東歷黃花鎮古北口直抵山海關山之後皆荒漠無人之境非如居庸以西大小邊鎮兩層可以防備若何以善其後使之永無外患必有遠謀宏畧出於其間必不得已請將洪武中大寧都司後移保定者立於永平或遵化或薊州以爲重鎮凡舊所屬衛所移於沿山要害相爲聲勢仍于山之後去山五十里或三四十里量其地勢因其地形便築其墩基就其空缺之處接連以爲邊牆旣于其間擇

一要地設爲關鎮屯軍守備以爲元良貽人貢之道一  
以衛都城一以護陵寢此誠千萬年之遠謀也不然  
國家養銳儲材俟吾力有餘而機可乘仍復洪武中山  
後關鎮之舊俾與宣府大同列爲三鎮直達遼東之境  
則是 國家之險要旣失復得藩籬厚而無可乘之際  
根本固而無意外之患矣

勦鎮撫賞長策

昔中行說教匈奴勿貴漢財物得羅綺錦繡皆棄之草  
中以示不如瓊裘之便利故匈奴日強今諸夷之嗜漢  
物如蠅之慕膾飛去復來得丈帛尺綿爭相誇耀中國  
執此以羈縻之乃賈生三表五餌之餘意故今日邊鄙  
惟撫賞一事爲馭夷之長策誠主之得其人行之中其  
竅可不戰而馴擾之矣大槩有五請頌言之夫宣

主上之德意達蠻貊之隱情全在通事之口我

祖宗知其然也特設四夷館以翰林重臣提督之又擇大  
臣子弟之端謹者爲譯字生習四夷之言語文字習之  
而通也然後授以官而分遣之以主各邊撫賞之事今  
四夷館如故也授以官而出邊行賞亦如故也然而其  
人則非矣夷語夷文一毫不達惟日需索供給每處動  
至千金而其與夷人通話者則全憑夜不收之屬各路

提調之撫賞皆視其口以爲低昂而此輩無此哄誘夷人教之爭競教之需索教之侵凌教之挾詐所以褻中國之體而使夷人不尊不信者皆此輩爲之也今縱不能復祖宗之舊制重四夷館之選然各路夜不收尖兒手之屬凡通夷語者獨不可遴選而勸徵乎謂宜選若干人擇其端謹者使司通事之職三年之內夷賞不增夷情不變卽爲稱職授以百戶又三年而無事也陞千戶又三年而無事也陞指揮倘有能調停大事採探隱情者不次陞賞不然卽以軍法從事此目前至急之務

當亟圖者一也邊計莫重於撫賞而薊鎮撫賞之責惟寄之路提官既卑微人復瑣猥外不能厭鎮虜情內不知愛惜國體任其需索莫之樽裁甚至有私賂虜人求免目前如潘一正者夫薊鎮撫賞凡十一處而參將凡十二人今參將在內而使提調在外主賞非計也愚請各邊之賞皆令參將主之如石塘路屬夷五枝皆是白馬關撫賞卽移參將駐關而革本路提調古北口屬一十四枝皆在古北口撫賞卽移參將駐本口而革提調曹家路之參將移駐漢兒嶺墻子路撫賞則參將暫革馬蘭路參將移駐正關松棚路參將移駐羅文谷喜峯口則駐本口太平路則駐榛崖子關惟燕河路

有二處撫賞宜將桃林屬夷并入冷口一處聽賞即移  
 叅將駐冷口右門路叅將移駐義院口山海關無撫賞  
 又題 準不援遼東則叅將亦宜革矣如此則路叅將  
 皆復舊額又省提調十人且以撫賞之權屬之叅將至  
 期仍今三道往來提督庶體統尊而夷情可撫所當亟  
 圖者二也按三衛之設每衛置都督二人泰寧衛之祖  
 其左都督曰兀捏帖睦兒再傳而絕右都督曰革木于  
 帖睦兒今襲者曰只兒挨福餘都督二今無止都指揮  
 曰打都惟朵顏是盛其左都督為完帖睦兒五傳為花  
 當生十一男又再傳而革蘭台襲職生九男長為影克  
 影克之子即長昂今見襲都督最桀驁者也其右都督  
 為脫羅又兒三傳為朵兒于文再傳而絕其別枝拾林  
 孛羅繼之今襲者曰把斑通其所屬計之共一百五十  
 五枝今在各路見討賞者乃二百四十七枝比前多九  
 十二枝此係一夷有在三五路討賞者皆強橫夷人到  
 一路則擾一路者也今宜稽其宗枝嚴為法制令各歸  
 一處討賞或疑夷人不服竊謂夷人之所利者賞也吾  
 不失其賞使之一時總領從必懽然從命如長昂一枝  
 在五路討賞共銀若干今總于一路賞之可免其沿路  
 索擾矣所當亟圖者三也又薊鎮屬夷惟三衛而順義

王之裔自居宣大之邊今掩答之初請封也即西置丙  
兔于洮河東置趕兔于薊鎮自長昂以下莫不受其約  
束而投順之夫

祖宗之於兀良哈既分其衛爲三又每衛立二都督以分  
其權又分其指揮等爲數十餘處愈分愈弱使之各自  
爲雄不相統攝慮至深也今舉三衛夷人盡屬強虜且  
東自薊鎮西至洮河以萬里之邊疆盡屬一夷之鈐轄  
堂堂中國曾無一人蚤見而豫憂之者今洮河已見告  
矣趕兔亦復跳梁于此矣其所以力求增賞者以賞不  
增則無以雄長諸夷而肆其暴也謂宜循督府環朔吳

公之故議將趕兔及毛困之屬皆移咨宣府令其開市  
仍優賞之夷狄豺狼也彼見賞厚而又得賣馬將無不  
從而宣府視薊猶一身也其帑賞之費皆出薊鎮特令  
宣府代給之有何不可所當亟圖者四也至于撫賞之  
費實用銀四萬六七千兩止發帑銀三萬六千三百九  
十二兩零其餘或取之採辦或取之缺軍口糧殊爲非  
法夫以軍而令其採柴一束似不爲厲然每束取銀三  
分一月三十束索銀九錢違扣其月糧二錢四分尚欠  
銀六錢六分何以堪之此斷不可行者也若缺軍應補  
國家大法今乃不補而明取其月糧以充撫賞將何以



倡諸武臣哉謂宜明增銀十餘萬兩以備督府之設施  
夫欲減賞而請增銀者其旨若悖其意實相成蓋必如  
此而後可以有爲所當亟圖者五也

薊鎮險隘

秦築長城由山海泰寧開平而西所據地形極勝今薊  
鎮一帶邊牆乃國初徐達創修以爲內邊者也歷代脩  
築垣牆畧備然薊昌二鎮邊長二千三百餘里擺守之  
說拙如膠柱鼓瑟若催枯歲歲脩邊軍力未戰而先困唐  
太宗云隋主不能擇人守邊而築長城以疲民力此自  
困之道也今日煩蹈隋轍矣竊牆完固不如得人善守

善守之法有三有脩百里之外險者有修近邊山水之  
險者有修境內地險者何謂修數百里之外險舊制冬  
月燒荒必在四五百里之外使草根盡絕虜騎難馳先  
臣郭登守大同於要害之處毒其水草虜不敢侵今誠  
于境外擇其要路潛置毒藥人飲水即死馬食草即斃  
尚安有一人一騎能內侵者乎如山海關外大古路口  
南行則犯遼之前屯北行則犯石門諸處乃總路也于  
此置毒則遼及石門皆可安枕矣又如石門寨外大梯  
子嶺離邊四十餘里東西寬漫有橫山一道舊置柞木  
欄寨于此置毒則義院口地方可通大舉者虜不能至

矣按古兵法軍行則防毒凡入敵境則先審其水草蓋  
 行軍者慮毒之難防故設五術以審之即使北虜精通  
 兵法識毒而不來亦為上策何乃置之不講乎但口外  
 之水多流入內地毒其上流須分輕重所用毒藥有經  
 七日流三四百里而解者有經半月流千里而解者有  
 經月餘流數千里而解者此皆用草狼毒之屬隨煉之  
 生熟而分毒之輕重南人有素習之者水入中國近則  
 用輕藥遠則用重藥不入中國者雖用砒礪可也何謂  
 修近邊山水之險薊鎮一帶重山疊障處處有險凡軍  
 馬行兩山之間兵家謂之圍地虜人其中五戶斷其前後  
 盡成擒矣虜人所以敢于犯難而不顧者欺吾無人也

向嘗薄遊薊門見口外諸山兩頭狹而中間濶如孔明  
 之葫蘆谷者甚衆即兩頭不挾者修而隘之為力甚易  
 中間之山低則增之坦則刷修成險隘積滾礮礮石于  
 上使虜知而不來可也來則雖有武騎千群盡為網中  
 之禽穿中之獸矣如古北口外地方平行無山可恃則  
 當引潮河之水周圍設險往來之處明則架木為橋暗  
 則設坑鋪板使虜知而不來可也來則送死無疑矣昔  
 李存孝力敵萬人李克用掘塹守之塹成飛走不能越  
 存孝遂枝窮而請降此已事之明驗也何謂修境內地

險嘉靖二十九年虜犯古北口由黃榆溝入歷白羊口  
橫嶺原從古北口出三十四年犯馬蘭谷由龍鬬谷入  
由鮎魚口出三十六年犯燕河路由鷄鳴山入由冷口  
出三十七年犯臺頭路由界嶺口入由青山出夫山川  
在我險隘在我虜每大舉往來出入皆得其宜若素習  
者惟其嚮導明而地里熟也我則險隘扼塞茫然不知  
甚至敗而奔北亦不知去向今須將諸路可入可出之  
處一一勘明如從某山入料其必于某處劄營某處搶  
掠某處奔回吾軍當于何處堵截何處夾攻某水可以  
灌某河可以阻有未備者開渠設險務使戎馬難馳又  
畧倣古井田之意有溝有洫無事則教軍耕作虜至則  
藉水成圍此禦虜萬全之計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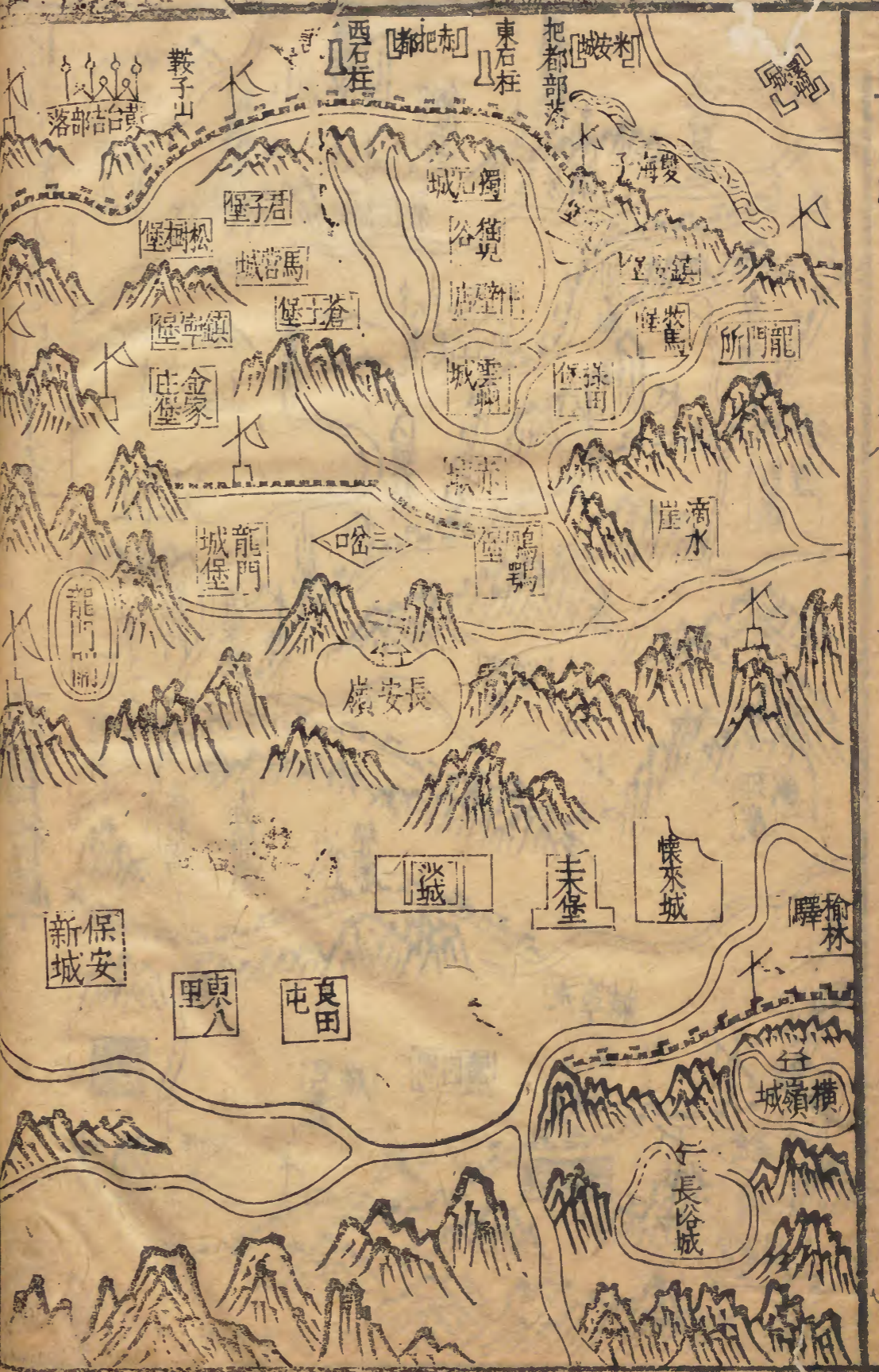
三鎮總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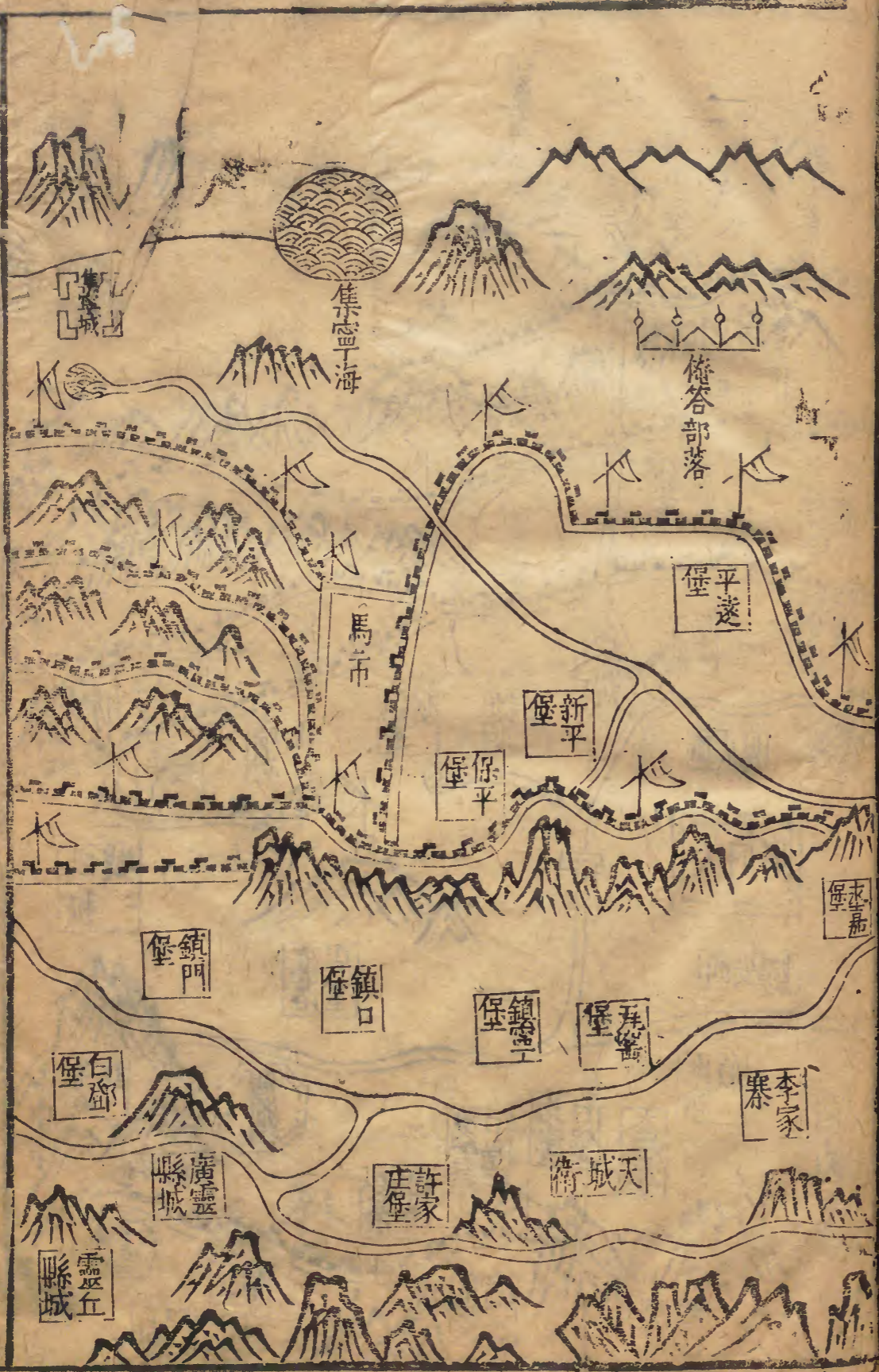


圖書編卷之四十五

南昌後學子章潢本清南編

三  
卷四十四  
三十九















三鎮形勢總說

惟

國家並列三鎮雄峙北門嶽並星連相為犄角而先後諸臣又皆孑猷相勢歲增時益以弭其缺無復遺慮是以二百年來雖以鉅麗之都邑止限一山而虎豹關嚴重扃復障實為萬仞此固我

朝之所以跨軼歷代而屏蔽無疆者也然三鎮雖與九邊平列而三鎮為尤重至齊三鎮而論之則其事勢又有不得同者故欲處置三鎮而不先辯其所以異恐亦未能中覈而當機也抵掌談邊書生故態然形影疑似終

非實際今以親歷全徼廻還幾三千里悉觀其險夷遠近強弱之狀然後能粗曉其槩竊惟

國家受款六年于今而臣之閱視也則爲再遣矣據今日之形以追思嘉靖之末而當時諸臣之處分亦或萬有一失而其說未易輒盡顧今日所以易轍更新者誠千載一時不可不深爲之慮也請就即今大討論之部落渙散強逼邀求永清二酋久飽優賜志望無厭而又姻連土蠻意窺遼左平居虜情之難處則宣府爲上大同次之山西又次之止隔一墻烟火在望鐵騎馳騁頃刻即至况老酋聚牧各部阪嚮虜情所恨呼吸異態則大同爲最山西次之宣府又次之山川磽瘠士民貧困板升降人親戚潛通撫臣既遠人心易搖况太原河東久所垂涎萬一有變內外合發則山西爲先大同次之宣府又次之古今處夷狄無出於戰撫守三者今日皆用之故撫掌市易所以爲撫也修墻築臺所以爲守也利器練兵所以爲戰也已撫觀利各欲自全但有屬意無敢乖忤則各鎮於怒虜起釁諒無有敢居其先者墻臺修築各有年限形估尺度可按而求則將官於修築程工亦無有敢處其後者是撫之與守不足復煩朝廷之慮然竊謂今日之撫特以羈縻虜爾固旦夕不可

保也撫以戰而後可久守以戰而後可恃撫守有形而戰兵難試有形者可稽難試者易掩且不特此也撫久而不用則將與士皆鈍而不銳工多而力竭則將與士皆困而日斃是今之撫與守且又以妨戰也察撫守戰三事之輕重而又較量三鎮不同之形勢則在宣府撫七而戰三處黃把車史之夷安絕其險絕之山川稍可恃也大同守一而戰九墻但據其零犯而不能阻其大舉自非重兵無以防其四突而拒其奄至也山西撫三而守七蓋以虜之市馬在山西爲寡然徧老孤危西河乘冰春冬皆防也此其大都而要之皆不可忘戰若我兵素不敢言戰而以墻塹爲守然悠悠二千里處處可拆而入姑以大同一鎮言之九萬之額則老弱疲瘡者在其中其有馬勝戈者約可四萬而堪責以戰者僅一萬餘人以此欲守六百里長邊則誰能辦之舉此一鎮則山西宣府可推故爲今之計必每鎮挑其薄弱可以修工雜差者屬之守備而別聚其驍勇以教之戰而免其工與差庸將修工與戰將不相涉老弱工差與戰兵不相涉而工之不甚急者一切停罷無爲虜所嗤工有完時而差終難免規模既定後自可修則庶乎兵有可恃而不以撫與守妨之此則今日之所當急講者也

六關總叙

居庸隸薊州紫荆倒馬隸保定鴈門徧頭寧武隸山西  
巡撫居庸等關本太行山與鴈門諸山相斷數百里鴈  
門亘南北太行絕東西表裏縱橫左右縈帶閼狄藩華  
險由天造山西自井陘西北數百里崇岡復嶂扼爲居  
庸迤邐東折玉帶神嶺諸山若拱若抱八陵在焉外拒  
四海沿潮河川古北口去虜不遠故居庸爲京師北門  
居庸左轉蓋魚陽盧龍當山海之際古渝關也控約遼  
東西右循太行西南以往包絡數十城皆平原沃野北  
倚上谷雲中皆宿重兵居庸東去舊有松林數百里中  
有間道騎可一人卽札八兒導元兵趨南口者紫荆倒

馬二關隘口旣多守備不能專內連真定保定大名古  
燕趙之郊平夷曠衍無高山大陵爲之限隔騎兵使馳  
逐南並井陘出山西路險隘士馬不能成列東更順德  
廣平遂入齊魯下江淮鴈門三關山東起代郡外斷雲  
中內畧太原北境西盡雍河之濱鴈門稱絕險虜入大  
同川二邊不能守則鴈門當其衝寧武諸營堡不甚險  
隘虜往往由蕎麥川野豬口入婦女畜產驅逐已出塞  
而遊兵百里赴援難矣偏頭地平可馳馬故多虜患西  
北冬備河曲東北時備大同川往時諸險塞設關夫環

內三關邊圖



戊卒荷戈守吏辨符行者脅肩曳踵左右林立正德以  
 後商者入賂通者奸聞廢罄缺斤左右環立不問誰何  
 况覈符券嘉靖以來虜細出入至居京師習兵器而禁  
 物群來旅往如履康衢防哉防哉



直隸三關

居庸關隸薊州所轄撞道等口墩寨七十有三城二堡三

屬馬步官軍一萬三千七百六十二員名子粒米二千

六十二石新增餘地折色銀三百五十四兩余丁承稔米

三百三十石馬四百二十二匹

東路撞道等口一十三俱無任城橫共馬步官軍一百

七十八員名

中路雙泉等口三十六俱無任城橫共馬步官軍七百

七十員名

白羊口堡小石城一座馬步官軍五百八十一員名馬六十

匹迤西六墩軍四十名

西路栢峪等口三十七

俱無住城橫召墻一道有鎮邊城一座內除長峪城共馬

步官軍五百三十三員名

長峪城一馬步官軍二百七十二員名

紫荊關隸保定提督所轄沿河等口七十六屬春秋輪班并

備禦常守馬步官軍共五千八百八十六員名子粒米

一千七十四石馬四百一十二匹馱鎗馬八十四匹

外一層自東而西沿河等口五十二內除浮圖峪口共馬步官

軍一千三十七員名 浮圖峪口 馬步官軍四十二

員名馬八十四匹

內一層自西而東白石等口二十四 共馬步官軍二

百七十三員名

倒馬關隸保定提督所轄周家堡等口一百一十有五關二

屬常守備冬馬步官軍共五千八百一十三員名子粒

米一千六十石備冬騎操馬一百三十四匹

東北路周家等口六十六內除插箭嶺口共馬步官軍四百九

十七員名

插箭嶺口 常守官軍三百員名

西南路龍泉等口五十一 共馬步官軍一千四百四

十一員名



三關處置

居庸諸關本太行山與鴈門諸山相斷數百里鴈門巨  
南北大行絡東西表裏縱橫左右縈帶閱狄藩華時用  
大矣夫重險由于天造掌固存乎人謀自古在昔隆壞  
多矣得道乎哉失道乎哉

居庸號北門山形左轉盡魚陽盧龍當山海之際爲榆  
關控約遼東西右循大行西南以往包絡數十城皆平  
原沃野北連上谷雲中皆宿重兵表裏維固真天險哉  
西山自井陘西地數百里崇岡複嶺扼爲居庸迤邐東  
折玉帶神嶺諸山若拱若抱七陵在焉外拒四海沿潮  
河川古北口去虜不遠備守其可忽諸

居庸東去舊有松林數百里中有間道騎行可一人即  
札八兒導元兵趨南口者今以供薪炭荐伐條枚林木  
日疎薄樹渠藩塞豈無謂邪

紫荆倒馬二關隘口旣多守備不能專內連中山保塞  
澶淵古燕趙之郊平夷曠衍無高山大陵爲之限隔騎  
兵便馳逐南並井陘接山西路險隘士馬不能成列東  
更鉅鹿刑洛遂入齊魯已巳之難虜有謀奪紫荆窺臨  
青者不有節庵司馬殆矣而謂國不以人重哉

內三關事宜

夫三關堂奧之區也宣大門戶之地也入堂奧者必自  
門戶以發軔今不固守於門戶之外而徒過防於堂奧  
之間則吾之戍衆兵分而調布日見其不足矣焉得而  
缺兵之慮耶爲今之計莫若增大邊之築以固藩籬併  
三關之兵以守宣大補逃亡之軍以復故數汰老幼之  
卒以易精健一遇行伍缺人卽於邊地選補蓋其長生  
邊隅通曉地利習經戰陣夙知虜情非若內地之兵但  
可以爲聲援而不可驅以克敵者此一遇黠虜內侵卽  
能捐軀捍患務使我之門戶肅嚴而堂奧鎮定則執旣  
據險戍守不分於堡寨之多健卒精兵軍威益張於  
合之後而又嚴清勾之法申警放之律罷貪鄙之將重  
賞罰之科則兵不求足而自足諸鎮之兵可不必調而  
遊食之民可不必招也况自古守封疆者必據險阻然  
不守其險之險而必守乎險之外是以古人之守江也  
必守淮而唐人之禦突厥也始以河爲界其後張仁愿  
建三城於河外以扼其吭而折其脅自是突厥不敢踰  
山牧馬而朔方益以無虞歲省費億計減鎮兵數萬此  
守在外而不在內之明驗也若卽險而守則險與敵共  
矣然則守大邊而三關之防益固夫孰以爲非策之完  
也哉

宣府總敘

宣府秦漢時上谷郡也

古冀州之城秦為上谷郡漢以下或為縣或為州五代石晉時

入金遼為宣德宣化州元改名宣寧尋為宣

德府淪沒于夷狄異域者蓋四百餘年我

太祖高皇帝驅胡元混一天下盡徙其民于關內號其

地為宣府洪武二十六年始置萬全都司于鎮城統衛

一十九外分五路東路所統永寧城懷安城隆慶州城

保安城南路所統順聖州西城東城蔚州城廣昌城西

路所統萬全左右衛懷安洗馬林北路所統獨石馬營

赤城雲州龍門衛城長安鎮中路所統葛峪大小白陽

常峪青邊趙州六堡成化初增羊房堡俱鎮城耕牧之

所設兵戍守五路各設叅將一員管堡緊要處各設守

備一員以嚴邊防宿以強兵統以主將監以內外重臣

遂為朔方一巨鎮焉其地東距黑山南距紫荊關西距

根兒嶺北據西高山東南距居庸關西南盡順聖川西

北跨德勝口距野狐嶺東北據獨石廣四百七十里袤

八百六

五五

國初常忠武王遇春破虜于漠北即元之上都設開

衛守之置八驛東則涼亭沈河賽峯黃崖四驛接太

古北口西桓州威虜明安隰寧四驛接獨石

太宗文皇帝三犁虜庭皆自開元興和萬全出入嘗曰滅

此殘虜惟守開平興和太寧遼東其肅寧夏則邊境可

未無事矣後太寧既以與虜興和亦廢而開平失援難

守宣德中廼徙衛於獨石棄地蓋三百里土木之變獨

石八城皆破雖旋收復而宣府特重矣宣府山川糾紛

地險而狹分屯建將倍於他鎮是以氣勢完固號稱易

守然去京師不四百里鎖鑰所寄要害可知北路獨石

馬營一帶地雖縣遠然長阻長安嶺虜難徑下中路之  
葛大白陽青邊諸堡西路之柴溝洗馬林萬全諸城南  
路之東西順聖皆稱虜衝警屢至焉東路永寧四海洽  
及龍門所則三衛窺伺之地而四海洽上通開平大路  
下連橫嶺兒又要地矣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今考  
塞垣所據險亦幾盡第時異勢殊有不可不爲之經畫  
者若曰補長峪城鎮邊城之募軍重浮圖峪插箭嶺之  
防守留茂山衛京操之士以益紫荆築李信屯交界之  
堡以固兩鎮此豈容已乎且宣府軍士素稱敢戰乃  
年參將都勳出境燒荒遇虜二十騎而潰關山王經  
後而諱此則漸不可長况伊邇大同耳目習染可不慮哉  
是故有撫綏之將而後有節制之兵有節制之兵而後  
有疆圉之固籌宣府者此其大計矣至於邊儲一節則  
員外楊守謙所論蓋得權宜之術附見於後以備一時  
參考云守謙曰嘗聞弘治中宣府各城粟芡之積多至  
有六七年者少亦不下三四年今則止數月耳倉廩儲  
蓄瓦礫場地鞠爲茂草或勢家佃以爲業然則飽歌騰  
糟之勢安得而復見哉邊鎮敝壞乃至此極賴  
國威靈僥倖無事使遇也先火篩之變將何以待之司

國計者不可不深長思也宣府至京師僅三百餘里有  
必不得已之事則空運之策可行也此蓋先朝所已試  
者亦一時拯溺救焚之方云又按邊軍月餉法曰折色  
者六月本色者六月在邊者折銀七錢在內者折銀六  
錢又日本折間支此諸邊之通例也然春夏之月禾稼  
未登粟價騰踊邊臣苦於蓄積之未多也則固與之折  
銀秋冬之月粟價稍平倉廩稍積則始與之本色當其  
騰踊也銀一錢或止易粟六七升或四五升是一月折  
銀猶不及半月之粟如之何其不饑而疲且至死也欲  
資其死綏之節不亦難哉說者謂亦於歲例之外每鎮  
發銀十餘萬兩遇大熟之歲則於歲例招買之外糴粟  
六七萬兩中熟亦糴三四萬兩俱別儲之每春夏粟價  
騰踊若歲例之粟尚足支持者借支二三月秋熟之後  
即於歲例內招買者補賞仍別儲之如此則士得實惠  
而所省亦且數倍即有重大虜患徵發旁午緩急亦有  
所濟矣此誠今日之急務而司國計者所當講求云  
宣府鎮領衛一十有五屬所六十六城三馬場官軍一十二  
萬六千三百九十二員名通鎮馬六萬六千九百八十  
匹屯糧六萬二千三百零二石地糧三萬九千一百五  
十三石有零團種糧一十一萬五千八百八十六石有

宣府邊圖



宣府邊圖

卷四十五

十九

東	千	零	公務驛傳糧一萬四千三百三十三石稻田徵米一
	一	百	
	七	十	
	九	石	有零草二十二萬六千九百七十一



宣府鎮城元為宣德府洪武二十五年始置左右前三  
衛二十六年

命谷王治之尋廢展其制為方二十四里正統庚申都  
御史羅亨信奏以磚石甃之高三丈五尺制稱弘偉設  
萬全都司以領之內撫鎮巡察糧儲總戎守巡二道暨  
副總兵一遊擊二皆居其中以為控馭之備官軍蓋萬  
二千有奇倉庫王客糧料一十萬一千八百石有奇草  
一十八萬一千六百束有奇庫儲銀六十四萬三千九  
百五十一兩有奇東至鷄鳴山堡南至深井堡西至萬  
全左衛俱六十里北至張家口七十里通一鎮之幅幘

計之則二十二衛所咸隸屬之殆方千里志稱壤土沃  
衍四山明秀洋河經其南柳川出其北去京都三百五  
十里隔一關之險蓋西北第一鎮云其傍有寧遠站上  
花園堡皆以切近於鎮城故不特著

宣府總說

聞建國者必視其所都道里之極際以設邊而邊之緩  
急則以其際之遠近秦斥朔方漢畧洮岷唐置蕃衛凡  
都之所在而敵在背腋之間重也我

朝都燕則以宣府爲背故九邊莫如宣府重然竊謂不  
明

二祖所以建都之遠慮則亦未能深知宣府之所以爲  
重而籌之或有遺策也嘗竊窺之

太祖起於淮右將與元人除殘則當引兵北向而乃南  
渡江者以元人未可與爭鋒而以淮泗之兵取江南則  
易也既據金陵十六年截江而守之則江南之財賦分  
毫不得北渡而元人匱困及渡河北指彼但有遜而無  
戰故嘗恭爲之說曰

太祖之渡江而南也以強取弱及其渡河而北也以飽  
取饑

太祖之定都於金陵也則以新享財賦之便故也



成祖始封於燕至靖難之時以燕薊寧谷之兵內向遂  
成再造不據已成之金陵而更都旋構之燕京夫豈好  
爲勞哉夫亦覩虜勢之尚強而慮相傳數百年之後處  
於金陵則遠且忘備故舍見基而就新構旣都之後又  
勤

三駕示掃除也故嘗恭爲之說曰

成祖之移北兵而南也本守成而實兼創業及其移南  
都而北也本創業而實計守成

成祖之都燕也以親享兵馬之利故也

太祖據財賦而未嘗忘兵馬則初年燕遼代谷之封割  
肌膚之愛以膺捍禦之寄而中山岐陽攻取經畧最久  
且備夫亦以都在遠而尤勅其防乎

成祖據兵馬而未嘗忘財賦則平江之經運河濟之轉  
漕殫竭群策悉賦江南以雲集

神都夫亦以有兵而尤急其食乎顧山後叢崖澗谷限  
隔操戈之技非乏而輸運之途難繼當時開平之棄太  
寧之移鎰

聖筭淵遠有不可測而餉餽艱阻倘亦慮  
宸衷然未足以妨萬年卜鼎之至計况定都之後再啟  
長陵

兩朝全畧獨雄百代是以二百年來謀臣猛將所以爲  
宣府之謀者有所憑藉而况蒙

三駕之餘靈恃天險之絕壁故已已不戒雖虜入居庸  
而終恐兩鎮之擬其後則所以消其久駐之念而速其  
出者於山後之兵力亦有賴焉而庚戌再肆則別由薊  
鎮而不敢復窺上谷矣若使當時

嚴躡不離於江左親征不勤於再動則一山之限萬全  
之慮未必有如今日之備者而宣府其或有飲馬之擾  
乎故臣竊謂觀宣鎮之完而知

二祖建都之遠慮者此也諸所營脩皆切機宜而獨石  
孤懸尤爲最要蓋宣府者京師之蔽而獨石者又宣府  
之蔽自樞臣余子俊王儀以來更有增益然中路之實  
夫塞則葛峪之敗可懲於是督臣萬達疏曰長城之役  
西出張家口洗馬林西陽河諸處宣府最急者也中路  
葛峪常峪青邊羊房趙川東路別寧四海沿諸處宣府  
次急者也最急者宜督軍夫舉役次急者以待乘塞之  
兵審財量力期于有成而已中路既成然自四海洽而  
西至永寧自滴水崖而東南至龍門不扼其塞則京後  
尚孤於是萬達又疏曰自永寧墩歷鷓鴣長安嶺龍門  
衛至六臺子墩別爲創脩內垣一道與北路新墻連而

爲一北路原額官軍不輕內調內垣乘守未措兵馬蓋  
不止備金湯之設崇虎豹在山之威亦且成首尾之形  
收率然相應之利也東路既成而龍門黑峪之路不通  
則應援之徑未便於是督臣逢時撫臣兌合疏曰北路  
東南外山起龍門所之盤道墩以迄靖胡保之大衙口  
延亘一百餘里山勢高峻誠爲天險若遂爲修墻斬崖  
則滴水靖胡既有柞口之內邊又設盤道之重險虜騎  
自難入犯有警自龍門之黑峪以達寧遠邊內經行止  
三十里北路之兵由此以入衛南山東路之兵由此以  
出獨石皆可朝發而暮至獨石孤懸勢相聯絡先是

嘉靖二十九年虜騎自薊入犯諸臣始議掣宣大之兵  
馬以衛南山督撫移鎮懷來老師費財而虜終以險絕  
不至於是督臣崇古疏曰諸臣原議每年春秋盡掣宣  
大山西之兵併守南山在山西則往返千里士馬疲勞  
致踈本境之防宣大則內顧外踈供飽耗費坐失各路  
之守是掣門戶之兵以守堂奧棄其所必攻而守其所  
不攻以衛 京陵則忠矣以籌邊則非策矣宣大各守  
其境雖未能阻虜之不入而猶可邀于境上南山 畿  
輔可保無慮宣大掣兵內防則虜可直至山後而藩籬  
愈壞是守宣大乃所以奠南山守南山乃將以棄宣大

也自是罷宣大援南山而督臣不至懷來歲所省不貲也凡是皆由

先帝之獨決機謀

陛下之聖神繼體而輔弼抒忠本兵飭備故虜款方洽風塵不驚用以快

二祖

世廟未畢之志而邊臣因得以其隙詳為脩攘之慮築墻臺約兵食北門之守於今為壯矣或曰開平之轉運難繼則當從三衛以入太寧之巢穴不除則當通宣遼以為絕塞謂

社稷無疆之慶天所啟佑而事機稠值之會自需其前總說所謂虜情之不可知者或將有待其至耶而非今日之所敢及也

陽和事宜

陽和當宣大兩鎮之交總督從中節制則遠近之勢既均緩急之應亦便即有緊報星馳未晚今乃擁聚兵馬久住懷來虛費歲月坐耗軍儲虜未及乘而力已匱矣其見不亦左乎南山在宣府近京之地精兵宜守邊隅則對壘之戒日嚴長駕之威亦壯俟有信檄響應何難今乃外遺上谷單守南山消薄藩籬近防堂奧效未及

山西邊圖



圖書局編

卷四十五

二十一

必先見矣其計不亦後乎

卷四十五

二十一



太原省城古虞之并州長商省入冀周成王封弟叔虞  
 曰唐其子燮更號晉

國朝置太原府為會省

晉藩封焉駐兩院三司領州六縣二十二置太原左右  
 前三衛鞞城方計三十六里高四丈東抵直隸真定府  
 界三百五十里西抵陝西延安府界五百里南抵沁州  
 界二百一十里北抵太同府界三百五十里內馬步官  
 軍二千八百八十九員名設參將一員統之撫院標兵  
 六百八十一名禦冬二司官軍五百七十員名委把總  
 官各一員分隸焉額徵夏稅一十六萬七百石有奇秋

糧三十七萬四千五百石有奇馬草七十四萬九千二百束有奇內充

王府并官吏廩祿十三供宣大山西三關軍餉十七郡治距邊不遠虜潰徧老則保河汾未被其掠入寧鴈則由代崞南下平原一望惟其所之故必東拒之于崞嵐西拒之于寧鴈而始可無恐云

山西總說

頃行閱山西自代而入雲中按地形而察

宜然後知

山西之事勢與宣大又為迥異宣大全理

務而山西

則

撫綏宣大之撫臣守在邊而山西之撫臣駐於

專此其所以異也山西之守疆與大同相為聯絡本一省事也自寧鴈既以為關而大同又或不足為蔽虜一闖入責相牽連於是始有分守之議邊計之誤莫謬於是然計當時虜患正據王議者以為重門待暴王政所不廢而再設寧鴈其後更增平型居常視之誠兩門戶也然使山西退守寧鴈而遂萃其責於大同可也虜越大同而後至寧鴈至寧鴈則責山西是矣而偏老之失守山西其容無罪乎是大同撫臣一其責而山西乃二其責矣此撫臣之所獨難者也悉寧鴈見在之衆而一偏老以為資則無守而不固今既分其力而退守則見

分者以寡而成弱退守者合狹而就廣是守偏成或萬  
有一之能固而守寧鴈則惟虜之不入已矣則山西失  
守之責可坐而策也况民疲於設關之多則脩守與征  
輸俱困官分於顧盼之廣則應援與坐守俱艱偏守之  
將吏有緩其憂於既入寧鴈之將吏有冀其倖於未來  
若是者非計之失乎今自款貢以來合守之議已定無  
庸更論然合守之中有欲盡撤寧鴈之防者有欲兩存  
之者謂山西今日之所當講者失在於建官責守之非  
宜此百餘年相沿之誤其勢非有以更之則不免於  
而固非特在於分守合守盡撤與兩存之間已也請詳  
言之乞

陛下試垂聽焉夫沿邊之撫臣與中原異邊方之守無  
時可踈辰舉烽而虜午至矣而中原撫臣之兼兵權者  
謂萬有一失之防也今偏老孤懸與虜爲一墻之限呼  
吸變態日暮橫出而欲以遙制之撫臣兼邊防即使出  
居鴈門猶恐突然突至之報比其達也則已入而掠掠  
且殘矣而况於省城乎秋居於代則河東冀南官員之  
叅謁勞費無紀春還於省則偏老河曲邊計之請質懸  
斷難詳平居則使之奔走於道塗而爲兩顧之守失事  
則且與宣大均其責而專駐之科夫乃無以服其心乎



此撫臣之所不得言也且山西之三邊與陝西之三邊  
 一也寧夏延綏甘肅之撫臣則分自陝西而同開府於  
 陝西之境者也有延寧甘固四鎮則不當腹有陝西撫  
 臣然而終不能罷者良以撫臣之不可兼邊計也而山  
 西撫臣獨使其春在省而秋在邊然則陝西撫臣於延  
 綏甘肅遠矣而於寧夏為近獨不可使春還長安而秋  
 駐寧夏乎而寧夏之撫臣亦終未嘗罷不設也偏老之  
 孤危本不可與寧鴈之腹裏並列為封守而卒以並列  
 者以責之一人故也寧鴈之設關過也而以責之一人  
 非也偏老之有寧鴈猶宣府之有居庸大同之有紫荆  
 居庸不屬宣府而責少之順天紫荆不歸大同而責

定此所以為重門也而今山西乃責之一人若以為其  
 足以辦徧老則凡平居之所以增兵設將為寧鴈之計  
 者舉為冗濫無益之費若以為防其不能而姑設之也  
 則何以異夫今之縣令責其輯牧里戶矣而又許其別  
 派於民以備逃亾之額也虜人徧老繩之以邊臣失守  
 之法且曰

朝廷先已許我退守寧鴈矣里戶逃亾繩之以有司失  
 牧之法彼且曰監司先已許我別派備逃亾矣司不可  
 也今山西之民歲輸之三關與大同考以萬曆元年新

收考之在大同者八十七萬五百有餘在三關者四十一萬四千七百有餘而此外無名之費不與焉山西之民所以俛首而輸者以其足蔽我以生也而辛丑之驚澤潞壬子之犯太原丁卯之攻石州殘破之慘有不忍聞者即今保定之民僅供紫荆得大同之蔽而無大同之輸山西以全晉之力仰給三關乃猶不免於被虜也茲言非設官分守之有未詳乎故愚乞

陛下訓偏老以南寧鴈以北特設一巡撫而專委之以邊計而宣大而開封府於偏關以總兵駐老營以副總兵駐河曲自平型北樓鴈門寧武而北悉以隸之移武道於偏關以為分守而岢嵐保德等州縣專屬偏關巡撫如朔應之於大同山西都御史罷其軍務但專巡撫盡關南而守之使得其整暇與監司冀南河東守令共圖所以輕徭均賦以休吾民者而供三關萬一有警則親提大原汾州二營之兵以守鴈門而甚急則更調各州縣之兵以遏衝突偏關參將換駐寧武其鴈門以北巡按事宜亦或以并於宣大而山西一應派額應輸三關者俱仍其舊此非臆說也設巡撫於偏老而不涉省城所以視延寧并肅之例也割關南以屬山西而不使其與關北之邊防所以視保定順天之例也如此截

地而守之在邊臣專其責於沿邊也則尺寸在聽固爲  
近而易圖在山西專其責於關南也則撫守俱舉不以  
遠而或誤今撫臣遠在省城而總兵逸處寧武以陸百  
里之邊付之副使與副將虜人方款責臣矣萬一狼心  
忽逞烽火再燔東之宣大西之延寧皆以撫臣專膺其  
責而獨山西一省疎其中空而誤於邊制是使全晉之  
背開一謾羸之竇而以大原河東誨盜餌虜也是時雖  
罪百撫臣將何救乎竊計必如此而後九邊皆密而無  
隙必如此而後三關重設爲非虛且自添撫臣一員之  
外不增一卒不加一將而坐收全守即增一巡撫不負  
於原餼吏書紙劄之供計亦三五百金但取之山西必  
撫每歲移駐兩司府州縣往來參謁之費而足使山西  
得並於陝西保定以下爲治而壯京師之右臂是將大  
有利於  
社稷又非獨爲與山西與邊防已也惟  
陛下俯擇焉

山西省外二關圖



寧武關圖



偏頭關圖



山西外三關

鴈門關所轄水峪等堡一十九馬步官軍一萬一千四

百六十一員名子粒米三千八百三十石馬七千五百

匹草

四月至十月不支  
草料軍自行放牧

寧武關所轄羊房等堡十一馬步官軍一萬八百二十

二員名子粒米二百七石馬六千一百九十九匹草

月至三月支每匹每月  
支草三十束料九斗

偏頭關所轄羅漢等堡二十八馬步官軍一萬一千二

百二十八員名子粒米二千一百九十石馬六千七十

五匹草

三關險隘

鴈門稱絕險虜人大同川二邊不能守則鴈門當其衝

矣幽燕之兵出紫荆縈其左延寧之兵度黃河拂其右

虜可邀也昔李牧守鴈門誘匈奴入張左右翼擊之大

捷

一寧武諸營堡不堪險隘虜往往由蕎麥川野猪口等處

入婦女畜產驅逐已出塞而老營遊兵方百里赴援難

矣

偏頭地平可馳馬故多虜患西北東備河西東北時時

備大同川

鴈門三關之山東起代郡外斷雲中內界太原此境西盡雍河之濱

東受降城在廢東勝州東北八里

中受降城在大同府城西北五百里秦漢九原縣地

西受降城在古豐州西北八十里相距各數百里

鴈門關迺冀之北境舜巡狩至恒山始啟鴈門趙孝成

王使李牧備匈奴

國初設關于此以嚴鎖鑰古今蓋重之也城用磚包延

袤二里三百五十步高連女牆三丈五尺東抵水峪口

十里西抵白草溝十里南抵代州四十里北抵廣武站

二十里內軍四百七十六名鴈門所統之廣濟倉積貯

主客餉銀六兩有奇糧料一千七百四十石有奇年來

虜騎跳梁未敢由此一逞誌曰兩山相翼如鴈又曰鴈

至此不北蓋莫非狀其險云

寧武處三關之中當華夷之要衝爲東西之援應實陽

方溫嶺神池義井之門戶外接八角堡內維奇嵐以一

守備一千戶居之自偏頭徂鴈門似落寞矣

寧武關故屬鴈門成化二年都御史李侃請設官置守

備弘治間置守禦千戶所嘉靖二十年北虜寇寧武撫

臣議移偏關鎮守總兵官于此居中調度其城方計一

千二百五十餘丈高連女牆四丈二尺舊係土築近用  
磚包經始于隆慶四年完工於萬曆三年巍然壯麗稱  
雄鎮矣內設正兵營官軍七百六十餘員名寧武所守  
城官軍七百一十五員名本城中盈庫萬億倉積貯主  
客餉銀八千九百兩有奇糧料一萬三千七百石有奇  
草八萬六千九百束有奇城固兵集保障無難且北有  
黃花梁之險南有陽武峪之固虜縱窺伺終難深入偏  
關城洪武三十三年始設關置守備宣德四年置鎮守  
總兵官成化十八年罷總兵官置分守叅將置協守副  
總兵正德八年置遊擊將軍嘉靖二十二年復改鎮守  
總兵官時撫臣以內突口驚虞失大將乃請移總兵于  
寧武移遊擊于馬站以便應援于是以奇嵐道駐居而  
止設叅將所部官軍三千七十有奇守備一員所部官  
軍七百六十有奇置徧頭所所轄守城官軍三百八十  
有奇舊係土城方計一千一百七十四丈七尺高連女  
牆三丈五尺今議磚包足稱金湯之固內西盈庫保德  
倉積貯主客餉銀二萬三百二十兩有奇糧料一萬五  
千二百八十石有奇草七萬九百束有奇但逼鄰虜巢  
穴并叛人歲時窺伺乃使總兵移去逸地而此則空虛  
最爲失策而今亟當改圖者也



圖書編卷之四十六

南昌後學章潢本清甫編

大同總敘

大同古雲中地川原平衍

東至杳兒嶺西至平虜城無山設險

故多大舉

之寇

國初設大同府分封代王外分東西二路北設二邊拱衛鎮城

西則平虜威遠中

則右衛水口等處皆稱要害蓋虜南犯朔應諸城必窺

之路也東則天城陽和為虜入順聖諸處之衝

比二邊俱壞虜

直抵鎮城况虜在套中

而平虜西連老營堡與偏關近虜纔出套

便涉其境故大同稱難守焉

大同鎮城高拱完固內設山西行都司管轄東西二

路一十五衛所鎮守總兵一副總兵一遊擊將軍二坐營官一統領本鎮并河南春秋二班輪戍官軍東西北

三路各設分守叅將一員以守一路設守備都指揮一  
十七員以守一方北去鎮城九十里舊爲二邊又九十  
里爲大邊各墻堡連絡以限邊夷後兩邊俱壞嘉靖十  
八年復築弘賜鎮川鎮邊鎮虜鎮河五堡于二邊內去  
鎮城五十里五堡添設守備五員弘賜堡居中復添設  
分守叅將一員屯兵戍守以漸脩築則大邊可復授鎮  
寄者當留意焉先年邊政嚴明警備差緩自多故已來大邊已  
失二邊之內棄爲王庭墩軍卒驕惰警報不明至有與  
虜通貨入而後報者他可知矣以地利言則議者曰五  
堡決不可不復高山聚落之戍是宜當增以人事言則  
正紀綱明法令今日第一義也夫脩五堡有三利焉藩  
屏外國內地獲安一也沃土茂田富庶可期二也二邊  
既復宜寧等縣棄地亦可漸理三也若高山聚落二堡  
在鎮城兩腋間實爲東西虜衝背奔軍分駐則按伏之費  
省犄角之勢成無容議矣顧募軍之糧所宜亟補耳北  
虜貢路例在大同正德時三年三貢各邊寧謐者數年  
往歲榆林疑塞說者謂似涉和議拒而不納豈典章未  
諳耶夫北虜稱款難也反自疑阻然則歲歲侵暴而勞  
費者是當然耶河南山西歲運多不及額而屯田又多  
逋負是故足食之計非例外發銀專官糴買吾無策矣  
若夫馬之衰耗弊在各城搶兌此在軍之言當事者不  
可不知耳偏頭寧武鴈門三關各稱要害而偏關逼近  
黃河焦家坪娘娘灘羊圈子等處皆套虜渡口往來蹂

躡歲無虛日尤為難守

偏頭寧武鴈門自西延東三關並盡西盡黃河東岸抵大同西

路雖太原北境要害之地與真定相為唇齒非惟山西重鎮而畿輔之地安危係焉况達官達舍多安置真保河間等府子孫世受國恩臣服効力固無他志但同本原性習尚在世終與合故三關疆域所係非輕與宣大並稱重鎮焉黃河東北舊有東勝城與大同大邊興和開平相聯通為一邊外狹內寬復設偏頭寧武鴈門三關十八隘口于內以為重險往年東勝開平能守三關未為要害正統以來東勝開平俱失三關獨當其衝時無往牧之虜防守尚易弘治十四年以後虜往套中地勢平漫徧頭關逼近黃河焦家坪娘娘灘羊圈子地方皆套虜渡口往來蹂踐歲無虛日保障為難三關要害雖同徧頭尤急十八隘口雖同胡峪口陽方口石峽口尤急河岸渡口雖同娘娘灘太子灘尤急先年以山西巡撫駐劄鴈門關內代州總兵駐劄徧頭關又各設守備一員以備調度嘉靖十九年胡虜克斤三關不能禦近議於朔代之間設重臣一員總督宣大三關亦如西固原之制又按三關東十八隘口又東紫荆關又居庸關山勢連亘實天設之險為京師也藩往年

居庸可踰而今不可踰者以其增築修鑿之工多而其險備也使今之三關亦如紫荆居庸胡馬敦深入乎故今之急務惟在備三關之險擇將帥練壯勇積芻糧以整深入之門戶庶山西定而畿輔之地無警矣

防守之兵半是民壯馬又小弱非太僕寺所兌者扶傷

救死之不暇而責以敵愾之氣難哉或謂已巳之變大

同徵山西之兵防禦者蓋幾七千今在鎮城止供薪水

門戶之役而坐糜糧餉分毫無益若改戍三關給以太

僕寺之馬民壯數千盡為除革此不惟邊防有賴而所

省亦且不貲矣夫魏尚李廣皆守雲中尚給士卒饗軍

吏無所不至廣遠斥堠就水草頓止人人自便是以能

用其衆以制匈奴今之邊臣有能愛將士若此者乎襄

大同邊圖



毅公巡撫之日裁賦役  
誠心以求之是以鎮人至  
不能忘焉今平日恩德既  
無以結其心臨時節制又無以宣其威不幸有變遂因  
而為姑息之政姑息必疑疑則阻威之不服而恩之不  
威是成驕悍之習雖魏尚李廣豈能馭之哉由今之道  
馭今之兵潛火積薪因以為安吾不知大同所終也

大同邊圖

大同邊圖



大同鎮屬衛八所七堡五百八十三馬步官軍合餘上  
 兵共五萬四千一百五十四員名糧料花布屯糧屯草  
 及京運年例通共銀七十七萬五千一百八十八兩七  
 錢五分屯糧一十二萬七千七百一十一石 每石折 屯  
 草一十七萬六千四百一十一束秋青草三十七萬二  
 百一十束 每束折 年例銀七萬兩例鹽七萬引馬四萬  
 六千九百四十四匹 每匹折 山西起運夏秋二稅糧料  
 二十九萬一千四百七十五石 每石折 夏秋稅糧折布  
 一十八萬二千五百疋 每匹折 綿花絨八萬斤卓二百  
 四十四萬四千八百五十束 每束折 河南起運小麥九  
 萬八千八百五十束 每束折

萬六千石 每石折銀四錢

大同事宜

大同府城夏商屬冀周隸并州或為代或為趙至我朝洪武五年大將軍徐達築甃城周九里一百八十步高四丈二尺東至枳兒嶺二百一十里西至丫角山三百四十里南至鴈門關二百六十里北至鎮羌堡八十里治府屬縣一

代藩封焉設巡撫都御史并分巡僉事戶部分司又設總兵官一員遊擊四員山西行都司及衛所總官軍二萬三百二十三員名視宣府為加備庫貯主客兵糧二萬五千八百二十石有奇料三萬二十一十九石有奇草一十二萬六千九百餘束是鎮外則捍胡虜以藩屏乎幽燕內則接并冀以招來乎晉魏顧與虜為一牆之隔呼聲可達則視諸邊獨重在順天之末虜曾入犯數經殘掠而近年以來自是鎮之衝而長驅者多不勝書設險崇防以戰為守則今日不可不亟為之圖也

大同總論

自山西老營歷沿邊接五堡而東至陽和盡大同界六百里其全壤特與虜為密邇登墻則虜在其下平地則

虜或在山有歧而視過者至得勝堡偕撫臣與隨行司道出視市場之外則虜帳在焉呼而犒之升高北望數百里皆平曠無關闌詢之諸將云皆大虜帳也往虜未貢時近虜之郊絕無人跡雖巡按之行必架梁而後進猶有幾不免者其在今日誠謂邊鄙不聳而四垂晏然此邊民之快觀也中間有新工未接而舊牆尚存者則頽垣敗壁僅存形影虜馬精強可以一策而上計先年所報謂虜折牆而入者夫亦爲之名耳而豈其待於折耶夫一家之門必有藩籬烏獲而肉袒固童子之所侮也今以六百里之長邊而恃此以爲固宜虜之長驅莫或限之居者耕者旦不謀夕卽守堡副總參遊等官處於瀕危之地其勢不陰有以賂虜無以安枕剝軍士之膏血以爲私賄之資又安能以一矢相加而怒虜哉虜惟其不欲入已矣入卽零騎數十人可以徜徉而長驅况於大舉乎何有故積威所切舉鎮聞警炮之聲則百城皆廢自邑郭之外悉以委虜而沿邊民堡無復孑遺今邊民且耕且聚已六年矣而殘敗之形尚可觀在眉睫事體壞爛一至於斯意當時邊將有能賄虜不數入者夫亦暫休之一策而其軍士亦以爲固然而不足怪使天未悔禍虜不款關則殘掠之禍率均九邊而

其在大同尤未能知其所終也夫大同長邊非墻無以拒虜而墻非高三丈以上則虜且潰以入險設崇臺明烽火其使邊民並耕之穡可望成功而墻臺既完又漸修腹內之堡以防有急之聚則大同之民庶其息肩乎而全晉之屏蔽伊亦有藉也修邊之役九邊所同而大同尤爲切務限以十年則以虜之情不可測或者云併工以速集亦大同之急策也始者大同之民以邊之不可恃而虜又數長驅不能禦也則有竊出而從虜耳是以五堡之變充灼之叛徃徃出於大同而今板升之聚無慮數萬豈其民之甘於入虜耶邊不足恃而虜最急非入虜則無以自紓也內防蔽而地不可耕所謂羸挺而走險不復能擇者何可以厲法禁也先有殺掠之慘又有竊逃之患自款貢以後卽有復還與生聚者亦安得遽復

國初之舊今邊工漸具而人烟尚稀則曠土不闢生意猶荒雖墻臺其誰與守是大同之慕民以實塞下於修墻之後不可不講也按載籍自嘉靖初年皆嘗調宣府延綏之兵以衛大同誠危之也至庚戌以後而始以大同之兵援薊鎮豈所謂先其急耶今各鎮之兵請勿入援者謂尚欲省費爾而在大同則有大可念者蓋以危



迫之區方不足以自救而乃責之以庇鄰人是何異人  
方饑餓且困而又奪其食以與人未知其終之不羸且  
死也近以脩工亦既准免其一枝然謂虜既貢矣在薊  
亦不過以脩工爾今大同邊臺正當經始而乃分其二  
千餘人之力舍已耘人邊臣以爲病酌緩濟急兵政所  
當先謂大同入援之兵必在所當罷卽不終罷者且暫  
留以爲六百里見急之工限完而再調可也是大同之  
請留援兵於募民實塞之後不可不講也大同據一郡  
雖無起運而有存留其民之被殺者其戶絕矣而派有  
定額甲去則乙之存者爲之賠殺者多而賠者少久之  
則并乙而疲且逃矣乙幸不被於虜而不免於疲且逃  
是相率而盡之術也清理戶之額而爲之均稍加調停  
以存其倖而未殺者而其甚凋之調理則責撫臣以別  
爲之處庶里邑可望漸復是大同之清查逃絕於  
請留援兵之後而不可不講也大同之所謂存留者要  
以供  
王府祿米爾初年以見在之額派大同列邑以爲之供  
其數正相適也今民之輸者日有減耗於虜而  
宗藩給祿之額則且百倍於初民不能盡輸卽輸而不  
能滿其額而生長日增將至於不可繼今

宗藩之不給天下之人皆知之矣如開封桂林同爲急切然彼爲一省尚可或括或借以紓其急而大同則一府且邊也置數千人於城中而使其枵腹則何以善後故或者有欲將族繁如

潞城昌化等府遷

封於別所如襄垣之例幸

聖明加之一念此又不特爲大同慮已也是大同之議處

藩祿於清查逃絕之後而不可不講也嗟乎外欲脩邊而大同之驕軍素不便於役則工將誰程內欲備民而大同之缺額且使存者并逃則民將安聚祿賦日曠而大同之民貧勢難以復加則供將安出是以謂大同之難視各邊爲最而今始可以稍延者虜尚未之有變也前謂大同事勢守一而戰九夫虜之帳板升之聚相去不數舍萬一稍動大同其何以支乎此之所以乞陛下視大同其母均各邊可也

宣大總論

國家威靈視兩漢什伯之一頃歲虜奉貢請封其恭順過匈奴遠甚維時廷議籍籍有言互市之非便者有言所市漢物不宜恣所請者

聖天子弘覆載之仁推赤心待之五六年來虜奉約束  
惟謹卽文學所稱班彪所論其爲利孰與今日哉顧虜  
情叵測自古則然撫虜戰守之圖誠未可一日釋慮也  
夫今之大酋住牧豐州正與我大同塞其子若姪株連  
宣大之交河西套虜所覬以爲向背者也薊鎮自虜和  
後殆書稀聞陝以西則弛堞安枕舊矣惟遼左與對虎  
鄰三面皆敵朵顏諸夷又陽順陰逆而勾引東虜爲之  
紹導此之可慮猶未若宣大之爲急也宣大安則諸鎮  
安矣善乎漢人之策曰奴曰交接得其情則折衝却敵  
應對人其數則反見輕敵今第令宣大撫臣羈縻存方  
威信並著譬諸馴狼檻虎然或操或縱務俾悉中機宜  
時有小小寇掠卽明言於朝宣示期約必得其罪人乃  
止毋私爲設購以啟彼輕中國之心其朵顏諸夷夙通  
貢市于薊者及今一申威戒責之革心回面萬一不悛  
則峻驅而創艾之懲此警彼且以示我之不狃於和也  
雖然此直爲貢市籌耳乃所以握其權而禦之則莫急  
於內治蓋聞宣大之築垣脩守已有緒可竟矣第其効  
非可旦夕睹也漢侯應言繕塞工費久遠至以爲累世  
之功茲欲計一勞永逸宜量地責成勿恡小費勿靳速  
効而又卹番休之卒簡熊飛之士凜然如臨大敵則窺

覲無罅宣大可久安也。薊鎮已無大警而轉輸徵戍不異往時宜稍加調停節財力爲經久計。南北兵厚薄懸殊卒棄不睦涇原戍卒之怨言可爲殷監。卽謂南兵未可遽罷無亦量均其衣廩於北兵以廣挾纘投醪之惠。聞直耗缺無復募補則土著漸增薊鎮可久安也。遼左一軍武悍善戰近併其力以與東虜角頗聞奏捷然入衛薊門勞者弗息緩急之勢不相權矣。矧其折餉之需視他鎮特非藉令李牧爲將安能驅不飽之士以赴疆。胡哉誠爲之罷免調遣以養其全力而又厚給糧餉使人人樂於從軍則戰氣自倍遼左可久安也。陝以西維帖然無事而居安慮危當不異於諸鎮。及是時間暇選武畧守境之臣飭障遂備塞之具厲長戟勁弩之械皆所以脩守待寇而防之于豫者也。蓋愚嘗歷數載籍雖自古明盛之世未有可盡馴之夷狄無必不渝之和盟。惟制和在我則我之威震制和在彼則虜之志驕。何休曰王者不治夷狄來者不拒去者不追。楊子雲曰六經之始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此治內不治外之說也使吾之內治誠脩邊備誠固虜威畏惕息必且怯於戰而懼失於和。邊境可以無事倘遂至不逞自受其曲則吾拒之有詞而當之有餘力在攻驅除亦惟我所

為而無不如意豈以其順逆為輕重哉

河套敘

夫邊計博而悍銳之臣亦或有理先帥之緒而思復河套者乎藉令

國家都長安借河套之地以為外屏而益斥遠虜可復也長安今不得言重矣我以十萬之眾逐虜而果去也勢不得不設八衛衛五千人而後成軍何所取調也若移鎮何鎮可移也勢必錯衛所州邑得二萬民戶以配何戶可徙勢必築五六城以犬牙相錯何所取土石材木也虜必爭爭當以兵數萬衛之何所取餉也河地饒即可屯虜不能無蹂踐乎何以能且耕且戰也虜既失地獨不能合東大虜而併力我乎大虜即不東獨不能從之而西以取償于京輔乎我竭天下以奉陝而陝不益安乃以京輔委者非策也故曰海道可暫通而河套卒不可復也海縱不暫通吾不可遽而廢其道河套縱可復吾且緩而待數十年之後

河套敘

河套特邊防之一然為國家要害所係故復詳之

河套周迴三面阻黃河土肥饒可耕桑切近陝西榆林堡東至山西偏頭關西至寧夏鎮東西幾二千里南至邊墻北至邊河遠者八九百里近者二三百里即周之

朔方秦之所取匈奴河南地漢之定襄郡赫連勃勃趙元昊之所據以爲國者也唐三受降城在河套北黃河之外元東勝州在受降城之東

國初虜遁河外居漠北延綏無事正統以後侵失其險虜始渡河犯邊鎮守都督王禎始築榆林城創緣邊一帶營堡墩臺累增至二十四所歲調延綏延德慶陽三衛官軍分戍而河南陝西客兵助之列營積糧以遏寇路景泰初虜犯延慶不敢深入天順初阿羅羅出掠我邊人以爲嚮道因知河套所在不時出沒遂爲邊境剝膚之害矣

防河套議

成化二年三月延綏紀功兵部郎中楊琚奏延綏慶陽二境東接偏頭關西至寧夏花馬池相去二千餘里營堡迂踈兵備稀少以致河套達賊屢爲邊患近有百戶朱長年七十餘自幼熟遊河套親與臣言套內地廣田腴亦有鹽池海葭州等民多出墩外種食正統間有寧夏副總兵黃鑑奏欲於偏頭關東勝關黃河西岸地名一顆樹起至榆溝速迷都六鎮沙河海子山火石腦兒鱸石海子回回墓紅鹽池百眼井甜水井黃沙溝至寧夏黑山背馬營等處共立十三城堡七十墩臺東西七

百餘里實與偏頭關寧夏相接惟隔一黃河耳當時議  
 者以為地土平漫難據已之後總兵官石亨又奏欲將  
 延綏一路營堡移徙直道是欲不免暫勞一時軍民之  
 力實為萬世邊防之長策也按薛應旂曰嘗歷延綏慶  
 陽二境往復於偏頭關花馬池二千里間凡諸營堡成  
 為稽考詢之將官故老猶皆記憶楊瑒之策且曰曾見  
 於復套其計蓋不出此惜乎垂成而殺身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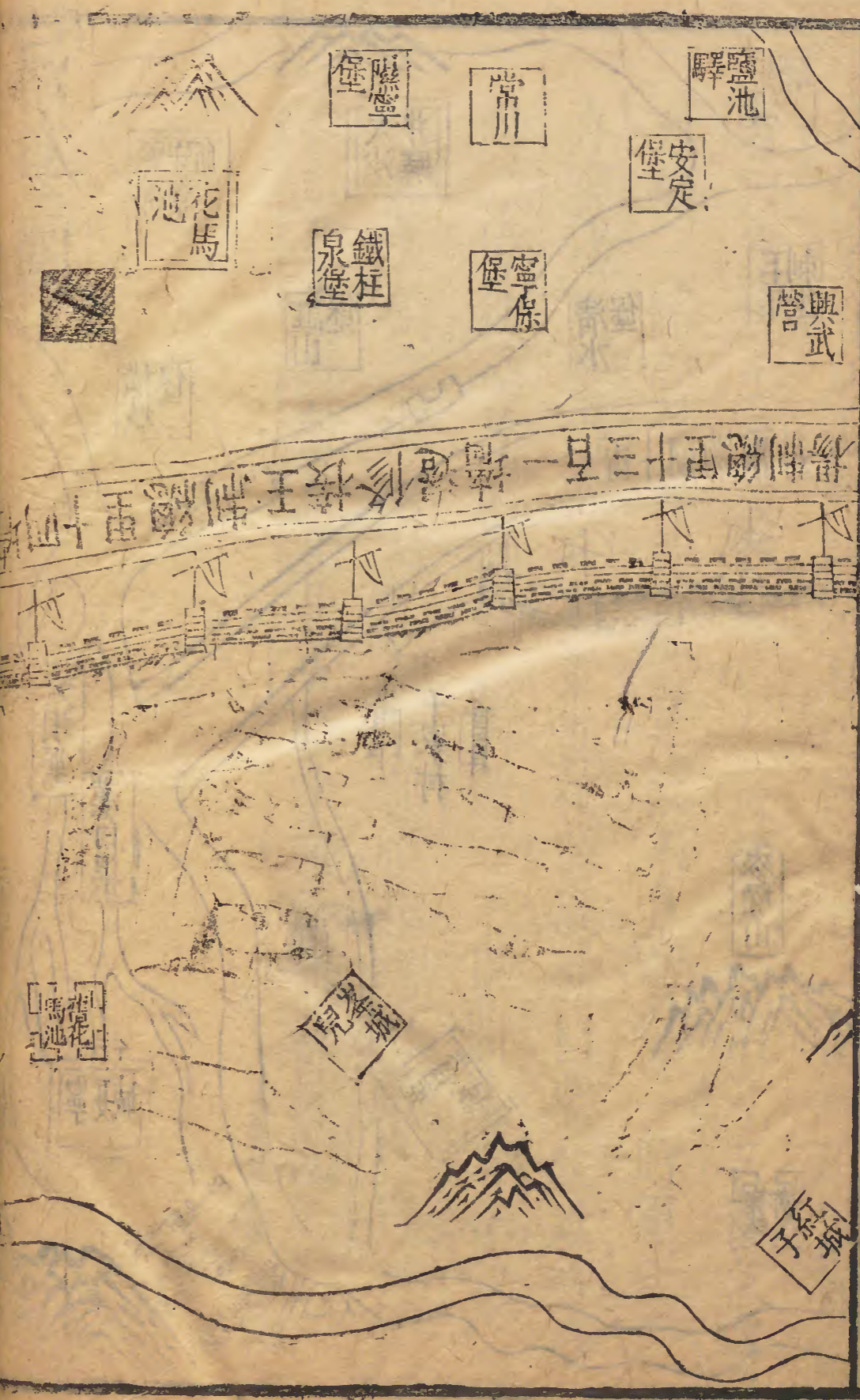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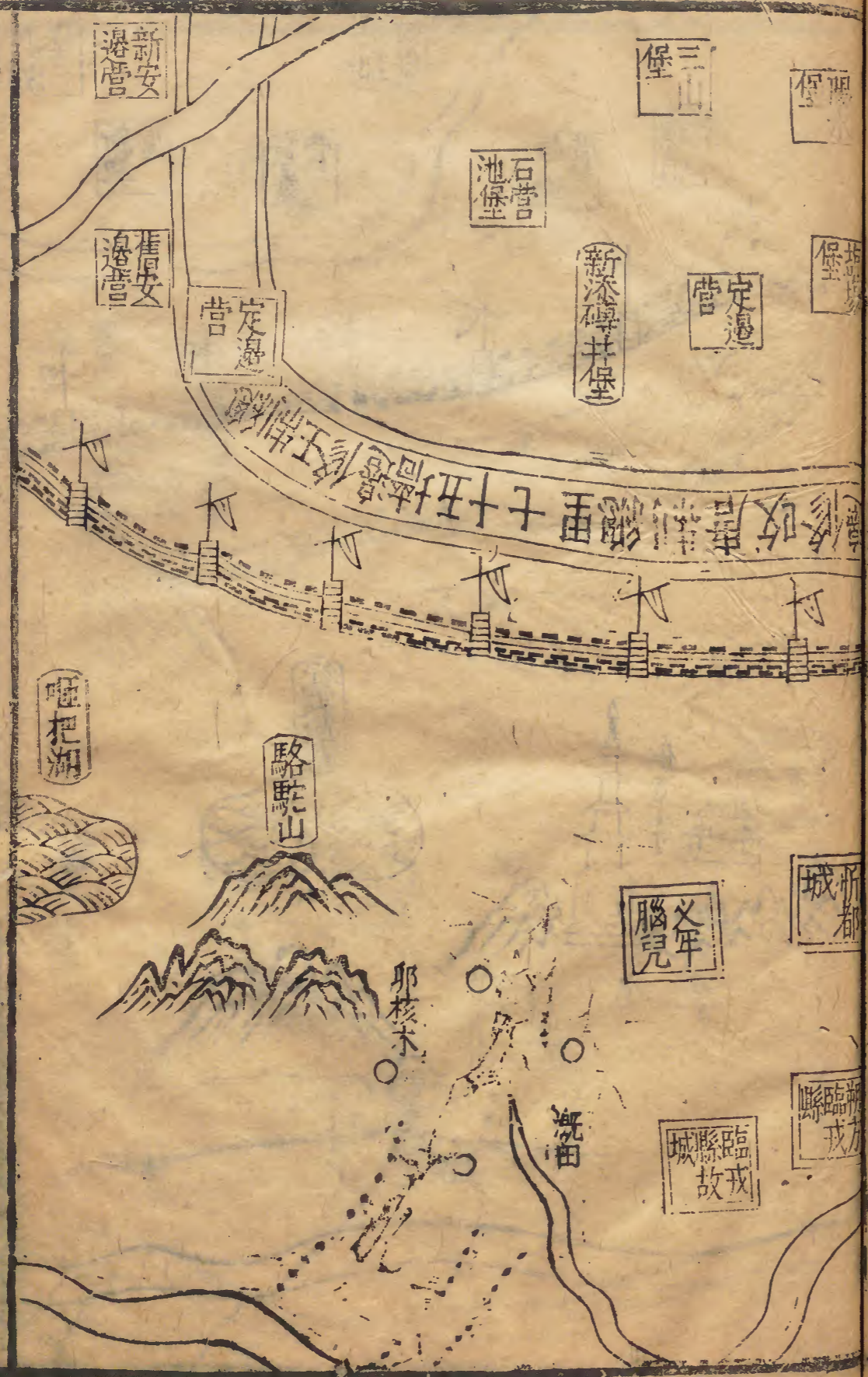
河套圖



圖書百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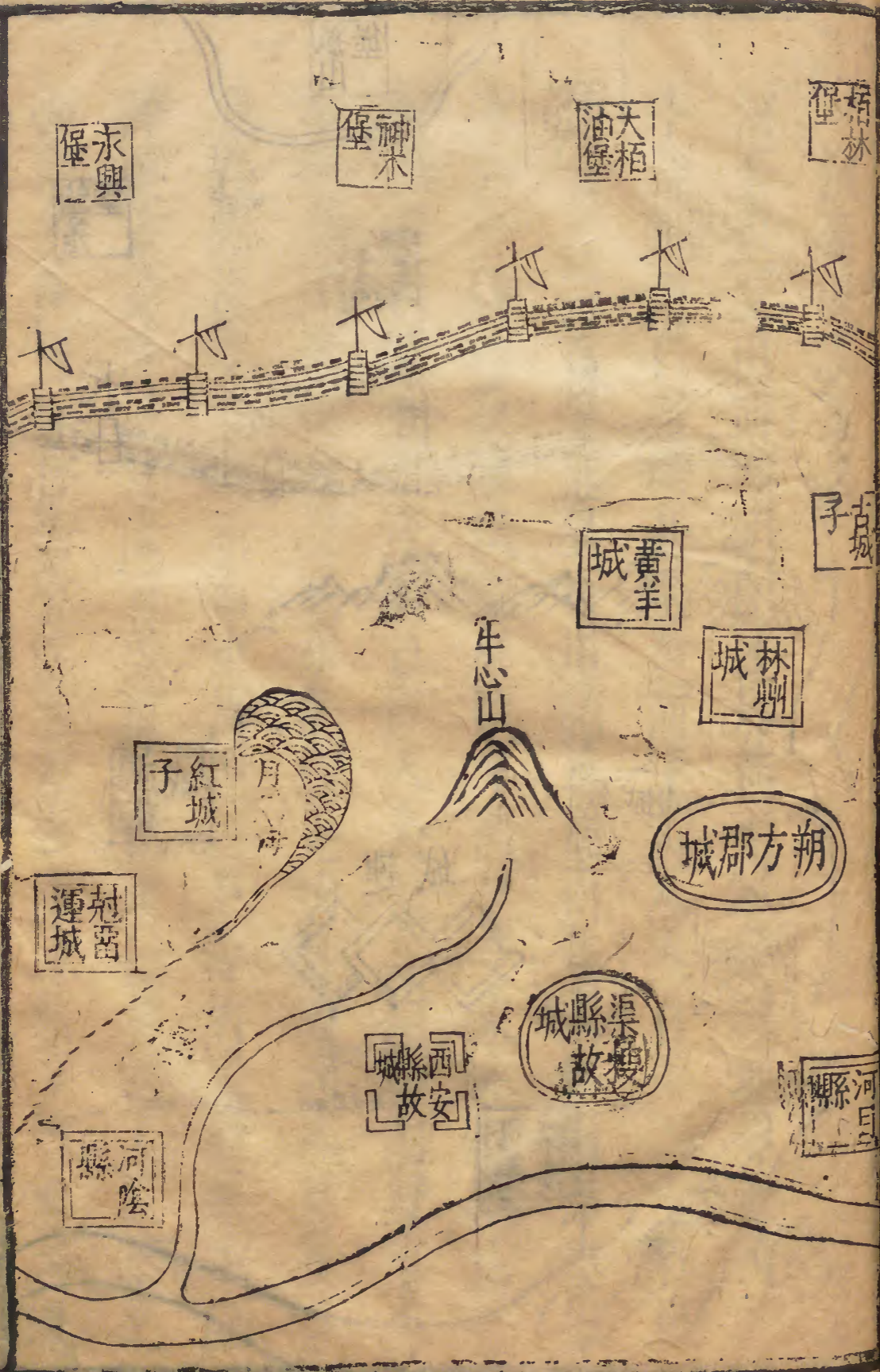
卷四十六

十五









河套地廣袤畧

河套東至山西偏頭關地界西至寧夏鎮地界東西二  
千餘里南自邊牆北至黃河遠者八九百里六七百里  
近者二三百里惟皇甫川稍近川南焦家坪兩岸夾山  
水先合後洋及娘娘灘羊圈子渡口交東水堅故虜率  
其衆或自坪或灘或渡口以入套元史河源附錄朱思  
本曰自洮水與河合又東北流過達旦地凡八百餘里  
過豐州兩受降城折而東流過達旦地古天德軍中受  
降城東受降城凡七百餘里折而正南流過大同路又  
西南入陝西榆林衛境然河源東北流所歷皆西番地



至蘭州凡四千五百餘里始入中國又東北自寧夏過  
達旦地凡二千五百餘里始入河東境內也

河套處置

按河套之地大河外環此天地設險以界華夷之所虞  
夏輸貢未嘗外焉自是以來凡中國盛時咸有其地我  
皇祖時亦然嘗設立將士阻河以守蓋因天地之險帝  
王之軌防外虞靖中夏也後委之禪胡虜巢穴于內因  
而侵犯我鄙幾無寧歲矣昔秦取其地募內郡貧民充  
實其中然政教不聞故卒沒入匈奴漢武時復取其地  
立朔方郡縣募民徙者十萬口及山東大水徙其貧民

于中者又七十餘萬口自是隴西北地河西胡寇益少  
然當其時皆仰給縣官使者分護費以億計其後政教  
未聞亦終沒入匈奴今內郡民十室九貧有無產有家  
之民有無家有身之民豐歲尚多缺食稍值饑饉則易  
於爲亂故白蓮赤眉之徒一唱輒和者如蟻往歲流賊  
橫行海內頃假虜婁蠢山西皆葷也保厘大臣誠請  
旨招募并諸鑛洞壯士悉收蓄之稍加訓練皆精兵也  
夫然後授以妻室以漸自南而北按周官井田之法給  
以斯地凡爲邑爲丘爲甸悉如周制但澮澮稍深廣之  
其廬舍爲保久之食裕倣西戎雕房之式爲之可也其

始授田給費半載若種黍時授田給以四月之費可也  
農暇則訓以孝弟忠信之道師律戰陣之法如是三年  
可使有勇知方十年則岐周之政可復匈奴將喙息遯  
逃不暇又何侵犯之足虞哉然此特大畧而已若夫大  
綱小紀舉而張之以合時宜不失先王之軌以盡經綸  
之道則在當路君子云

河套事宜

天順五年冬虜酋阿羅出渡河入套寇延綏河套周廻  
三面阻黃河土肥饒可耕桑切近陝西榆林堡東至山  
西偏頭關西至寧夏鎮東西幾二千里南至邊城北至  
黃河遠者八九百里近者二三百里即周之朔方秦之  
取匈奴河南地漢之定襄郡赫連勃勃趙元昊之所據  
以爲國者也唐三受降城在河套北黃河之外元稹勝  
在受降城之東

國初虜遁河外居漠北延綏無事正統以後浸失其險  
虜始渡河來犯近邊鎮守都督王禎始築榆林堡城設  
法禦之築瞭望墩臺創沿邊一帶營堡累增至二十四  
所歲調延安綏德慶陽三衛官軍分戍而河南陝西客  
兵助之列營積糧以遏寇路景泰初虜犯延慶不敢深  
入天順初阿羅出掠我邊人以為鄉導遂知河套所在

入居其中以伺機便不時出沒遂爲邊境剝膚之害矣  
按自秦蒙恬逐匈奴取河南地漢武帝用主父偃策言  
河南地肥饒外阻河乃立朔方郡因河爲固後赫連勃  
勃李繼遷皆據此地雄於北方元昊繼之遂稱夏帝據  
河南之州九皆在今套中宋史稱其地饒五穀尤宜稻  
麥淑園雜記謂近時關中大饑流民入其中求活者甚  
衆踰年纔復業九邊圖亦謂彼時虜少過河軍士得耕  
牧套內益以樵採圍獵之利地方富庶稱雄鎮焉此數  
言鑿鑿皆實也葉文莊議乃謂不可駐牧耕種未之究  
矣况中國守邊皆管屯在內而拒戎虜於其外今河套  
花馬池一帶則虜反入吾之內而吾寧夏之屯反守  
外焉不亦傾乎嗚呼唐張仁愿猶能築三受降城於北  
以絕虜南寇路而我

朝能因河爲固以守河南而使虜得入據爲巢穴以  
爲關陝無窮之害我朝將有愧前代矣

曾總督復河套疏

夫夷狄之叛服無常而中國之制馭有道要在圖難  
於易庶幾杜漸防微仰惟

皇上聰明聖治法古憲天禮樂文章一新

昭代之制文事武備殆曠世所莫及者是宜舞干羽於

兩階內治脩而遠人服顧茲北虜乃敢梗化往犯山西  
宣大二三年來入寇榆林內地殘傷遠邇驚懼夫醜寇  
雖衆不過漢一大縣而猖獗迺爾豈

國家之兵力不能支而制禦之者或未得其要歟臣竊  
計之蓋我失其險賊得所據巢穴既固驅除遂難顧其  
因循日甚一日故制馭上策莫如復套不是之圖而徒  
周章於防禦之末譬猶揚湯止沸而不知抽薪外患未  
能已也臣謹按河套古朔方地三代以來悉麗中國

詩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獫狁于襄漢武帝  
遣衛青出塞取河套內地為朔方郡築城繕塞因河為固  
後世稱之曰雄才大畧唐初朔方軍以河為境嗣是張  
仁愿取漢南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突厥不敢踰出奴  
馬朔方亦無寇歲損費億計至宋李繼遷叛走斤澤遂  
陷靈肅河套復為虜有率不能制我

太祖高皇帝順天應人驅逐胡元遠遯漠北  
成祖文皇帝三犁虜庭餘孽奔亡幾千里救死不暇當  
是時薄海內外皆入版圖豈界河套已乎後以東勝孤  
遠撤之內守復改榆林為鎮城方初徙時套內無虜土  
地沃膏草木繁茂禽獸生息當事之臣不以此時據河  
守乃區區於榆林之築此時虜勢未大猶可委也失此

不爲弘治八年虜編筏渡河剽掠官軍牧馬十二年擁  
衆入寇自後常牧套內侵擾中原 孝廟有欲復之志  
而未逮至 武廟常欲征之而未能固使虜酋吉囊得  
以據爲巢穴禍根旣種竊發無時出套則賊寇宣大三  
關京師震恐入套則寇延寧甘固生民塗毒此撥亂之  
功 天將有意於我

皇上乎夫河套自三代以迄于今 中國所守以界夷  
夏又我

聖祖之所留也一統故疆三邊沃壤其理宜復頃年不  
守遂使深山大川勢固在彼而寧夏外險及南備河  
得出涉自由東西侵掠徒勞守禦無補緩急蓋套虜不  
除則中國之害日熾浸淫虛耗將來之禍有臣子所不  
忍言者其勢所宜復也我

皇上德邁三皇功光 列聖選將練兵宵旰日切歲發  
帑銀以濟邊圉凡所以攘却外患以保安兆民者

天心實鑒祐之而當時封疆之臣曾無有爲 國家深  
長之思以收復

祖宗舊業爲生民立命者蓋軍旅之興 國家之重務  
圖近利則壞遠謀小有挫失媒孽其短者繼踵而至鼎  
鑊刀鋸面背森然其不改心易慮者幾希况復所見不



同甲可乙否若待來年便已遷延不振日復一日長寇  
貽禍臣雖愚昧豈不知兵凶戰危未易舉動但近年以  
來得之見聞常懷憤激今復親履其地目擊此虜跳梁  
地方危殆切齒痛心實有寢不安席食不下咽焉者昔  
葛伯仇餉成湯往征淮蔡一隅之寇耳裴度尚以為不  
與此賊共戴天

陛下德過成湯而在位之臣文武足備又匪但裴度之  
比可使裔夷猖肆蒼生帖危一至此哉夫豬豕之牙為  
力尚易猛虎負嵎則有莫之敢撓者其勢則然也故敢  
冒昧獻具短見上塵

睿覽以乞 勅下該部將臣比奏與修築榆林邊境之

夫合集 廷臣詳議可否如蒙 采納特賜該部修邊

復套次第施行蓋選將材除戎器備芻糧練兵馬非朝  
夕可辦所貴及時脩舉則臨期無誤武功底成或曰榆  
林邊境方議修築今乃輒有復套之議會極歸要領當  
何如臣曰築邊之議為四十年之謀也虜在套中生長  
日盛病根尚在為患無期不防則為無險防之則兵力  
坐困有餘在賊不足在我譬之作隄壅水一朝潰決則  
汎濫不支矣若夫復套振武揚威殲彼醜寇驅其餘黨  
置諸大漠臨河作障天險為池

皇陵既昭賊膽應裂狼顧脅息雖數輕肆侵軼譬之大  
禹治水以海爲壑而水歸其所不至橫流此社稷之計  
聖子神孫之所未圖也然河套既復猶兼修邊之工若  
距榆林以爲邊則河套未棄虜患何時而息乎今神聖  
在上英俊在旁時所當乘機不可昧見可而動相時以  
成此臣犬馬之忠也謹將復套數事開坐具本伏惟  
皇上裁擇

二曰立綱紀綱者大綱也規模之謂也紀者條理也節  
目之謂也規模欲其大節目欲其詳紀綱既立則戎事  
可與也復套之舉

一曰重務人之謀曰須得兵三十餘萬馬步水陸  
並進稟糧二百萬石兼折銀三百萬兩一舉破賊驅  
出境即沿河修築城垣界守此一說也臣以爲此謀須  
善其勢實難今三邊之兵可用者不滿六萬如調他鎮  
顧此失彼三十萬衆徒爾煩勞其難一也倉庫空乏上  
下文困銀穀累五百萬一朝畢集勢不易能其難二也  
一戰勝賊賊未膽落輒興板築師徒易撓其難三也臣  
則以爲憫生民之陷溺而與之除暴疾醜虜之猾夏而  
因之正名爰整雄師張皇義旅奚煩兵力之多雖在兵  
精食足以時而春蒐於套秋守於邊如是三年虜勢必

折俟其遠遜然後拒河爲城分番哨守則人力不困財  
用不竭而河套可復既而移撫鎮以制之立行都司并  
衛所州郡以厲之又設巡守兵備道以理之凡江淮之  
北各省有犯該邊衛及烟瘴充軍者皆定發於衛所犯  
皆口外爲民者皆定發於州郡將套中之地預爲踏撥  
多立魚鱗籍冊以防日後弊端每軍民一戶給田二頃  
俾之歲耕一頃閑一頃是爲閒田以養餘力其沿邊軍  
民亦出召募有願守邊者皆給以田引黃河之水爲大  
小之渠渠以灌田可備旱澇高黍下稻任土所宜數年  
之後套地可盡墾而又訪井田之意廣溝洫之制吾民  
易於稼穡勇於驅馳既臨河設險夏秋決難侵狎不得  
耕稼矣比及河凍農事已倦乃於講武之時爲禦戎之  
計民不告勞農不告費行之既久則河湟之地不異中  
州此規模節目之大畧也乞

勅該部預爲料理三年之後舉而措之有未盡者容臣  
次第敷

奏雖然屢年邊事廢弛將士怯懦甲兵未練整頓實難  
湏及時飭治來年春月先將鄰近賊寨掃除以倡我軍  
之氣俟其膽畧漸雄于焉昭

盛明無外之度闡 皇上救民之仁多繪榜文標示牌

額遍置套中以開來降之路以歸被虜之民然後興問罪之師舉三年之役則順天以動豫在師中吉矣

三日審機宜天下之事有機時與勢爲之也孟軻氏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知機論也得其機而乘之勝筭在我何往不濟虜之據有河套也逐水草以往牧獵禽獸以馳騁秋高馬肥弓矢勁利糾合黨類動數十萬長驅深入彼聚而攻我分而守此虜寇之時勢我不得而與之也及其入套深冬沍寒水草枯凍又皆各就在牧其勢自分且馬無宿藁漸至羸瘠片及春深賊因以弱我則訓練強兵撥槽秣馬營伍整肅火器精利此我之時勢虜不得而與之也今之禦邊者虜弱不乘因仍怠怯虜強莫禦苟且支吾坐失軍機所以有敗而無勝臣願練兵六萬再調山東鎗手二千多備天石每於春夏之間水陸並進直抵虜巢乘其無備我聚而攻彼分而守材官騶發矢道同的砲火激烈電掣雷轟賊縱有援旬月斯集目前震蕩勢必難支此窺敵觀變潛深叅伍之術臣亦計之審矣仍乞 命下宣大山西總督撫鎮等官調度各鎮兵馬嚴加隄備耀武揚威以防河東往牧之寇倘套賊敗亡必將逾河而逃厲兵秣馬又可以收斬獲之功所謂犄角之勢以全取

勝之道也然後班師而歸守我分地秋高之時賊如復  
讐而來我軍據險以守况得勝之兵勇氣自倍不待臨  
墻可使捷伐如是三年虜勢自衰將遠避之不暇而又  
敢據我河套也耶至是則

祖宗故地已復因河爲險脩築墩煌一如榆林修守之  
議且講求屯政建置衛所處分戍卒填實邊民牆塹既  
固耕獲可饒全陝之轉輸漸省而內帑之給發亦寬三  
秦重地可保萬萬年安固矣不然賊之強也來不能禦  
賊之弱也去不能懲機事大失公私俱困臣不知其所  
終也

八曰備長技漢書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將軍  
相爲表裏斯爲萬全之術今虜賊之長技不異於昔時  
而在我之長技復有如漢時之伍者乎臣不得而知也  
欲求相爲表裏殆又難矣抑求其次莫先於火器蓋天  
之所以保國家而衛生民者也但有而不能用用  
之而不盡其利與無技等耳安望其有摧擊之功乎臣  
昔提督山西三關嘗造蓋口砲毒火飛砲具式奏請伏  
蒙

皇上發銀數千兩以資成化比年禦虜賴焉今秋於寧  
塞定邊亦嘗藉此兩挫虜寇故來降人口云虜中甚畏

此器言每年響子木似今年響子利害打死人馬數多此其明驗也今欲復套須備熟鐵蓋口砲六十個長管鐵銃一萬五千把手把小鐵鎗二萬根長鎗二千根生鐵作砲十萬個焰硝十五萬斤硫黃三萬斤砲鐵鉛子大小二十五萬斤弓矢盾架相為表裏庶可鞭撻此胡恢復故壤然此特一年之具爾三四年間如飛砲硝黃鉛子之類又須陸續補其缺壞今京造火器種種具備防邊可矣但或宜於此而不宜於彼或可以守而不可以攻大者質重而難於致遠生者日久而多所燬裂皆以別用各有所長若曰神機不可外造蓋甲神鎗等器原為私藏者例也而蓋口砲長短鐵銃律條既無該制而實為籌邊破虜之公器

特勅該部不以為例速發帑銀二三萬兩給各該撫鎮官於山西陝西等處買辦置造以為復套之資蓋成造而後教演服習而後運用語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此之謂也不然虜技精強我軍莫恃萬全之功未可必也

復河套議

國家慎西北之防以固封守自東勝而西因河為境蓋二千餘里自河以南則皆周秦以來朔方故地且其地

沃衍有屯牧之利此

祖宗之疆理所謂內夏外夷而據險以守者也往以承平弛備虜遂得乘憑要塞出入於吾河套之中百有年來莫有能驅之出境亦固復有以拓還爲意者甚可嘆也

皇上喟然嘉與邊臣欲復套之議一代繼承之鴻烈誠在是矣而或者謂黠虜盤據之勢慮不足以逐之夫儲峙之必充器用之既利將卒之選練戰陣之服閑倡其勇敢而相其機宜傳曰兵義而時動動則威以吾之人民復吾之土地其於順逆之勢何如也或慮其逐之可

以復至洪河之險與彼共之者非也蓋自東勝西移榆林啟鎮而河套昔時豐膏之壤盡舉而棄之論者徒知虜人蕃牧其中其勢爲日盛而不知我兵玩愒積穽實有以相成授之安飽以啟吾疆圉之勞饑納之門庭以勤吾肩闕之備禦豈非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哉今乃曰烽堠之綿長轉餉之懸遠士伍之單弱甲馬之疲羸若將無以守之者愚則曰

祖宗守邊之制屯田不可不講也夫河套之地歷代之所列郡而宋史所載五谷咸宜

祖宗時沿邊設備皆有屯營故邊防有策應之便今誠

復

祖宗之法俟河套既復開衛留屯雜籍兵民署建撫總  
外則乘塞列隧營壘木譙珠聯不絕庀兵飭堠相警防  
援使虜人不得攻擾內則制畝分川牛具農器種糧有  
給誘勤督惰息訟寬征使吾軍家有蓋藏如是則士有  
餘糧馬有餘芻以戰則克以守則固黃河如帶可以永  
爲天險之防而宣大固寧無窺竊之警所謂虜可久絕  
吾可恒守可行之策庶其在茲乎

九河總論

中國之制馭夷狄也在中國宜使其遠近聯屬而不  
其散在夷狄宜使其部落隔絕而不使其合此固  
之防萬全之策也何也合則聚衆小而爲大分則散衆  
大而爲小故合則其勢強分則其勢弱也九邊之遠自  
遼朔宣大以至甘肅在中國可使其隔絕而不通乎自  
東北韃虜以至西番在番虜可使其聯屬而爲一乎譬  
人之一身血脉流通不滯則精神和暢百邪不能爲之  
侵使手足之間或有痠痺而血脉不貫雖若病在一節  
焉耳久則遂成痼疾而藥亦難効且將漸及腹心矣可  
不慎哉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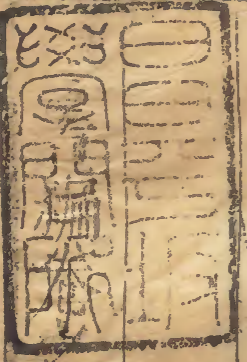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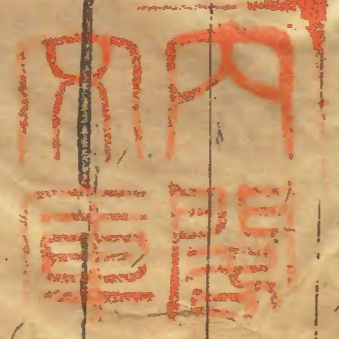
聖祖驅逐北虜光宅海宇至



成祖三犁虜庭中國之勢至強盛矣然 國初備邊之制最爲詳密洪武間卽古營州地建大寧都司東接廣寧西連宣府以爲外邊自密雲古北口至山海關以爲內邊俱屯重兵以相應援固猿臂之勢也延綏寧夏榆林烟火相望河套之地屯兵要害春夏耕稼秋冬防守至安固也平涼甘肅雄據千里西番北鞑形禁勢隔不能爲患至完善也如此則中國血脉貫而精神強外夷各部間隔不通雖或爲邊患而其勢弱矣惟自末樂間以大寧都司地賜虜酋本望其爲藩籬之衛而後漸不臣東勝朵顏相繼失險故 京師遂至單薄遼東宣大

遂至 陵寢所在誠不可不爲之慮也河套千里在元吳時四十餘郡而套居其半亦饒沃之地也因邊臣失防遂使虜衆乘騎飛渡據爲巢窟而長城失其障蔽地與徒示弱耳哈密實爲甘肅藩屏自吐魯番攻陷其地奪我金印據我城池屢煩經畧未見底定而我心日驕邊患愈滋矣凡此數地未嘗不建督閫屯重兵也然大寧河套哈密三險旣失虜番反得以阻隔我矣謂中國之強也得乎今虜酋固已納款稱臣然西北諸番反畏其威力而朵顏諸虜皆結爲婚姻謂夷虜之弱也得乎爲今之計莫若乘虜酋臣服東北自居庸古

北等處西北自花馬池靈州等處西則自嘉峪關至赤斤罕東等處相其形勝度其險要凡邊墻墩堡當及時修築務使睥睨纒屬亭障星聯而督閫屯聚大兵雖各有專方要必如常山蛇勢首尾相應或如趙充國列燧屯田得以便宜行事而兵食皆取足於本鎮或如張仁愿築受降城於要地使虜部隔絕不敢連結出沒以肆憑凌或乘遠左懾威之後運籌決勝出其不意直擣朶顏三衛使其大有所創不敢陽順陰脅時有窺伺如李牧威匈奴焉可也至於京師西北以宣大為蔽東北以薊州為藩薊州雖宿重兵而練土著為急宣大與虜接壤而又當虜衝可不先事為之備乎噫一方保障萬里長城在得人也自古及今何代無才如牧如充國如仁愿我朝獨鮮其儔焉何哉使擇之慎信之專待之以歲月不以文法牽制阻撓之當必有胸中數萬馬兵之人在也顧用之何如耳何九邊夷虜之足云



四十六終

